

清平愿

长安城死了个戏子。

死时手里还死死攥着支翡翠龙凤钗。

那钗内刻着五爪金龙，是宫廷之物。

当天，九重宫墙之内，不日即将和亲鄯善的清平县主，穿着凤冠霞帔上了吊。

那戏子不是旁人。

正是梅臻卿，这长安城里最有头脸的角儿。

多少王公贵胄，一箱箱雪花银不要钱般地往这位爷眼前送，就是为了听一曲。

那也得擎着这位梅公子的眼色。

若是心情不好哇，他只佯装身体不适，任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是不会登台。

梅臻卿有一副好嗓子，更长得俊俏，谁人见了他那书生扮相，不称道一声好。他身形疏朗，皮肤白净，眉眼长得好，尤其是

那双桃花眼，眼角微微上挑，眼波流转，里头藏着万千长安女子最爱的目光。

可这样一双惹了无数风流债的眼睛，偏偏不爱笑，除了在戏台上，不登台的梅臻卿从来没张过笑脸，这尘世万千仿佛都入不得他眼。

这样一个人。

平日里顶顶倜傥的一个人，总是爱穿月白长衫，站在那里就是一片光风霁月的人。

就在初冬树梢上还攒着料峭寒雪的日子里孤零零地死了。

被人发现的时候，正倒在月影纱后那半人高的檀木香案前。

影影绰绰的月光泻进来，带着些朦胧的竹影。

倒在地上的梅臻卿仿佛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

他唱戏前，是镇北王府里一个三等小厮，平日里在王府后山，跟着老花农苗老头侍弄花圃。

这日太阳一露脸，梅臻卿就往花圃里走。

苗老头说近日里獐子啊鹿啊的不老实，老往花圃里蹿，会踩得花儿们东零西落的，辛辛苦苦的一番功夫就废了。这花圃，贵人们虽然几乎不来，但也是主子家的花圃，随时都要是最好的样子为主子们备着。

所以叫梅臻卿日日去跟前守着。

獐啊鹿啊的没看到。

梅臻卿只看到个小姑娘。

穿着鹅黄团花短袄，领上襟扣镶一层软软狐狸毛，穿着月华裙，素白的裙面下缝镶着羊皮金，头上簪着点翠流苏簪。

小姑娘红彤彤一双眼，看见梅臻卿出现，哇地一声就哭了出来。

哭完后捻起裙摆囫圇地摸干眼泪。

第一句话：「你是谁，见到本县主还不下跪。」

第二句话：「我迷路了，这是哪儿呀。」

小姑娘见梅臻卿不说话，双手抓住他的袖子。软绵绵的，小小一团，蹲在灿烂的花田边，扬着一张眼泪汪汪的脸，憋着嘴，瞧着他。

可怜巴巴的动作，眼神里却没有可怜的神色。

梅臻卿只觉得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悸动，像是苗老头养的那只白猫儿，毛茸茸的脑袋，在蹭他时那般悸动。

从前苗老头跟他说，人跟是不一样的，像他跟苗老头，生下来就是伺候人的，而有一类人，天生就是被伺候的。

他那时不懂，现如今瞧见了她。

终于是懂了。

他是背着小姑娘出山的。

软软香香的一团，贴在他背上，他要很用力很用力，才能压下心底的那抹悸动。

从前顶顶厌烦走山路，如今他平生第一次觉得，漫长的山路也这么讨人喜欢。

小姑娘开始还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说着话。

「你从哪里来呀？这是我家的后山，可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你呀？」

不等梅臻卿回答，小姑娘又接着说：「等我回去，要跟皇后娘娘告状，太子哥哥太过分了，捉弄我，还把我一个人丢在山里面。我从前听娘亲说，山里有吃小孩的妖怪，你是妖怪吗？但是你跟我差不多，妖怪怎么会跟我长得差不多呢，你肯定不是妖怪吧。你是妖怪我也不怕，娘亲说了，妖怪只吃不听话的小女孩，我最近一直都很乖的。」

越说音量越小，泪痕还没干，就把脑袋埋在梅臻卿背后睡过去了。

日头见了斜，他也把小姑娘带出了山。

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大堆人涌了上来，凄惨地叫着「县主！清平县主！总算找到您了！」

为首的是一个嬷嬷，几乎是扑到梅臻卿身旁。

其后还不断有人赶到，有拿衣物的，有拿巾帨的，有捧点心的，有抬轿辇的……

还跟着两个白胡子医者。

医者后面跟着一个穿着红色缣丝裙的雍容妇人，被两个嬷嬷搀扶着，满脸担忧，也赶到了。

妇人顾不得质问梅臻卿是谁，只温柔地将清平接过去抱在怀里，连声唤着：「平儿，平儿。」

清平才施施然从梦中醒转，揉揉眼睛，看见母亲在眼前，方才的害怕消失殆尽，银铃般地笑出声：「娘亲！」

镇北王妃感念梅臻卿救了清平县主，盯着他看了许久，然后温柔地笑开。

「我家清平身边缺个年轻相仿的玩伴，你从此跟着清平伺候吧。」

梅臻卿于是回去收拾行李。

临走前，他恭恭敬敬跪在苗老头前，磕了三个响头。

苗老头拍拍他的肩膀：「好好伺候清平县主，他是你的贵人。」

当日正是太阳当头，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照得梅臻卿有些眩晕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「嗯」了一声。

有些话太重，他怕自己承诺不起。

世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？

如果从前问梅臻卿，他心里的快乐可能有千万种。

但现在他最大的快乐，是被需要。

镇北王独女，自幼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清平县主，却独独爱黏梅臻卿。

晨起第一件事便是唤梅臻卿到跟前。出行要让他随行，吃饭要让他陪着，画画写字都要他陪。

从前十多年里，于这个世界可有可无的梅臻卿，第一次如此强烈感受到，自己的意义。

他只觉得同清平在一起的每一日，都是上天于他最大的恩赐。

日子渐渐过去，清平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趴在他背上就能睡着的小娃娃。

已至金钗之年，从来无忧无虑的她有了自己的烦恼。

有一日，清平正抄着诗词，梅臻卿替她碾磨。

日头正好，满园桃花盛开，着一身暗花青绉纱的清平执笔立于满园春色之中，亭亭如画中人。

她忽然抬起头问：「臻卿哥哥，几岁算是长大呢？」

梅臻卿回答：「十五六岁罢。」

清平皱了皱眉，「啊，那我还有三年呀。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太子哥哥说我还太小，老是嫌我不跟我玩，说要等我长大了才跟我玩。」

清平县主幼学特得皇帝赏赐，在宫中官学同太子一道听太傅讲学，但镇北王府里人人视若珍宝的清平，却总是不讨太子喜欢。

县主满腹忧愁：「那我十五岁时能嫁给太子哥哥吗？」

梅臻卿心里咯噔一下，仿佛被定在原地。

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从胸腔迸出来般说道：「县主，喜欢，太子，么？」

清平点头，想了想，似是不清楚喜欢之义。

她挠了挠脑袋，似是斟酌了一下，而后抿嘴笑了：「嗯！娘亲说喜欢一个人就是总欢喜跟他在一起，我欢喜跟太子哥哥在一起！」

县主喜欢太子。

不仅整个镇北王府上下都知道。

后来还传到当今圣上耳朵里。

当今圣上听完，不语，半刻后说道：「正巧太子身体弱，平日里多往镇北王府走一走，便是能学到镇北王一星半点的工夫，也是太子的造化了。」

太子顶着皇命，再不情愿，也得时不时来镇北王府点个卯。

太子喜文不喜武，来镇北王府露个面已经是极给面子，镇北王也不会不识趣到真叫太子去扎上几个时辰的马步。再加之兵营中事离不得人，因此太子来时，见他并无学习的意思，镇北王便恭恭敬敬将太子请到后院，坐着赏赏花、喝喝茶，坐上差不多一两个时辰后离府，也能全了皇帝的意思。

这赏着赏着花，喝着喝着茶，清平就冒出来了。

即便太子一直对她不甚搭理。

但清平孩子气重，是个记吃不记打的性子，太子再多次不理睬，下一次她还是能欢欢喜喜地跟在太子身后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太子的随侍里多了一个人。

是个女子。

清平认识她。

整个皇宫有资格跟太子一起进学的，除了清平县主，就是这位嘉莹县主。

太子大刺刺带着嘉莹，来到镇北王府。

饶是清平再装傻，也装不下去了。

她看到嘉莹的下一秒，就像猫儿被踩了尾巴。

满脸通红，落荒而逃。

她今日为了见太子，特意穿了一身丝罗花间裙，上绣以花鸟图纹，两畔镶以金线，下配有彩色流苏，越发衬得她纤巧轻盈，哪怕是逃跑，也瞧着像是一个振翅的蝴蝶精灵。

梅臻卿知道姑娘家脸皮薄，没有立刻跟上去，算着时候刻意等了些许时辰，才追过去。

镇北王府也就这般大，梅臻卿看着清平长大，自然知道她最爱往哪里藏。

果不其然，清平跑来跑去，最终还是又来到了后苑，蜷成小小的一团，从山石后，只能看到若隐若现一个小小的脑袋。

梅臻卿到了好久，听见清平从小声啜泣，到放声痛哭，再到哽咽。直到知道清平那股劲儿是过去了，他才故意踩了脚下的树枝，踩出吱呀声响。

清平果然发现了。她从手指缝里偷偷瞄了一眼，发现是梅臻卿，于是哼了一声，又站起来跑到另一处坐下，方才明明止住的哭意似乎又被勾出来了。

她在梅臻卿面前从不装小女子仪态，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小孩，涕泪交流，又没带手绢，便直接用自己的衣袖来擦。

梅臻卿弯下身子，示意清平上背上来。

清平心情不好，或者偷懒的时候，就会缠着梅臻卿让他背。

但今日的清平没有兴致。

她抽噎着问梅臻卿：「我今天是不是个大笨蛋？」

梅臻卿摇摇头，抚摸她的脑袋。

但劝慰的话他没有说出口。

只不过一片真心错付他人。

但世上，本来处处都是意难平。

自撞见嘉莹县主同太子一起后，清平整日里恹恹不乐。

后来不知怎的，传到了皇后耳边。

北狄屡屡进犯中原，帝后十分器重镇北王，对清平也一向极为关照。

故此，特意遣了嘉莹来看望她。

嘉莹县主因父母早亡，一直跟在皇后身边长大，皇后遣她来看望，是给足了清平面子。

清平听说嘉莹要来，第一反应是皱眉，憋着嘴，气鼓鼓坐在檐下，一肚子讨厌：「谁想见她！不见不见。就说我生病了不能见人！」

梅臻卿温声劝道：「嘉莹县主是奉皇后之命来的，不见她就等于不见皇后。」

「不要闹脾气，县主！」

清平只是孩子气，并非不知轻重，再不情不愿，还是听了梅臻卿的话，让人把嘉莹请进来了。

谁料嘉莹一见到清平，就跪下了。

同是县主，她的品阶并不比清平低。

但她都不顾清平身边还站着个梅臻卿，直直就跪下了。

还未开口，她眼睛里已经有盈盈泪光，楚楚可怜：「嘉莹只是无父无母的孤女，身如浮萍，不过仰仗着皇后娘娘的善心苟活，虽然在宫中，皇后娘娘一向待我甚好，但嘉莹知道身份卑微，如若因为嘉莹，令妹妹跟太子生分了，那嘉莹如何对得起皇后娘娘自幼的关照。」

清平本来气势汹汹，要是嘉莹是来炫耀的，她就预备同嘉莹大吵一架，结果对方这架势，清平懵了。

梅臻卿站在一旁静静看着，晓得这嘉莹虽不过比清平大两岁，心底城府却极为老成。

清平小孩心性，还没琢磨明白她这话的意思。

嘉莹更是泫然欲泣，说着就来抓清平的裙摆。她说话声线极低，听着分外让人怜惜：「太子不过是可怜我无父无母，妹妹千万不要介怀，要是皇后娘娘知道妹妹同太子生分了，肯定要怪罪我的。」

清平静默了一下，回道：「太子哥哥喜欢谁，不喜欢谁，是他的事，与你无关，我虽然同你一向不对付，也没有这般小气，你大可放心，我不会同皇后娘娘告状的。」

嘉莹早知道清平性子磊落，见她应允，大大松了一口气。

她利落地站起来，亲亲热热地挽着清平的手，方才还满是泪痕的脸现在笑颜大开。

她把皇后娘娘赏清平的波斯毯递给清平，便说不打扰妹妹，准备离府了。

离府前，她似是忽然间想起什么，笑着问清平：「三日后行宫围猎，妹妹可打算去？」

清平平日在王府就爱活蹦乱跳，哪里舍得不去，点点头：「自然是要去的。」

嘉莹点点头，笑意更甚：「那就三日后见了。」

三日很快就过去了。

梅臻卿本来是要跟着随侍的，但前日里因清平伤了肠胃，白昼里吃不下东西，半夜里又饿得慌，梅臻卿担心她饿着，常常半夜去膳房替她热粥，不小心被炭火整块砸在手背上，受了伤。

清平肠胃倒是好了，梅臻卿手背却灼伤了一大片。

清平懊悔不已，说什么都不要梅臻卿跟着，要他在府里好好养伤。

她把自己平日里最喜欢吃的果脯和芙蓉糕拿了来，在梅臻卿的案前堆了座小山，生怕梅臻卿养病养得不开心。

临走前，她还学梅臻卿平日里安抚她的样子，在他头顶摸摸：「你好好养伤，我很快就回啦！」

梅臻卿没想到，就一次没跟着，清平就出了事。

是刺客。

但不是冲清平去的，是冲太子。

可就那么凑巧，刺客来时，太子身边就清平一个人。

不知道刺客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太子背对着清平时，一把雪亮的匕首就朝太子后颈刺了过来。

宫女内监皆在帐外守着，扑进来救根本来不及。

变故就在瞬间，清平根本来不及多想，本能地一把推开身边的太子，接着整个人跌在了地上。

刺客一着刺不中太子，又向他扑去。

清平下意识地死死抱住刺客的脚，想阻止他。

但她哪里敌得过刺客的力气，刺客朝她心口就是一脚，用了十足的力气。清平整个人被砸到书案旁，一口鲜血染红了书案上太子的画作。

那画作上是嘉莹，拿着一株芙蓉，笑意盈盈地站在御花园中。

太子平日里素来不喜武，因此虽然极力抵挡，还是被那刺客割伤了手腕，所幸刺客刀正要朝心口去时，帐外的侍卫们都已经冲了进来。

蒙面刺客被团团围住，牢牢摁在地下，口中犹对太子咒骂不绝。

嘉莹不知何时跟了进来，她素日里在人前胆子极小，总喜欢往人身后躲，当下却异常冷静，命侍卫把刺客带了下去，然后匆匆扑到太子身边，泫然欲泣。

太子深深看了她一眼，似是想说些什么，最后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清平被送回镇北王府的时候，梅臻卿几乎是飞奔到她身边。

清平原本肤色就极白，此时更是白得发青，一双手伸出来搭在梅臻卿身上，蓝绿的血管是一条条沟壑，直叫人心惊。

原本一团娇憨的小姑娘。

现今没有半点血色，只有层层衣衫包裹着的单薄，一下一下的心跳，才叫人知道这原来是个活生生的人。

跟着清平的丫鬟已然哭成了泪人，抽噎着哭诉：「原本那刺客踢县主那脚就下了狠力，结果在行宫中，连个太医都请不来！」

「什么？」镇北王妃怒了，心疼到豆大的眼泪直直往下掉：「行宫中怎么会没有太医！」

丫鬟哭着回禀：「太医是有，可刚给县主诊上脉，就被嘉莹县主派人来请走，说太子身体不适。来一个太医，就被请走一个，问来问去，都说是太子受伤，身边离不得人。」

这样一来二去拖着，足足把八分的病重拖成十足十的病危。

丫鬟哭着向王妃回禀：「县主呕出的血都把衣衫浸透了，也根本没人管。」

「还是太子想起来，要来看看咱们县主，才有太医过来。」

但因为先前药物不全，饮食又不好，终究还是落下了病根。

如今清平再不能像以往那样活蹦乱跳，稍微多走几步，心口就一阵绞痛，且因之前调理不及时，比常人更加畏湿畏寒，若是碰上阴雨天气，会如针扎如蚁噬般煎熬。

自己的孩子成了这样，镇北王妃不是没有想过为清平讨公道。

可皇后当着她的面狠狠斥责了嘉莹几句，抵不过太子一心护着嘉莹，当即跪下，替嘉莹开脱，直说自己受伤，嘉莹担忧太过，关心则乱。

最后嘉莹受责罚跪了一晚，皇后又往镇北王府送了一大堆补品，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毕竟旁人看来，嘉莹不过是太过担忧太子，以致延误了清平的身子。太子，再金贵不过，就算耽误了清平，又如何说得出口？

而嘉莹自幼在皇后身边长大，常常侍奉膝下，那情分不是旁人比得上的。真要替清平讨公道，那便是也要往嘉莹心口狠狠踹上一脚，也让她尝尝清平阴雨天里如针扎如蚁噬的煎熬。

可若执意把这公道讨下来，传到旁人嘴里，就是镇北王府恃宠而骄。

再说，就算强求，可皇后舍不得、太子也舍不得，终归也是求不下来。

清平娇憨，但不娇蛮。

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冬日里摔了跤，膝盖上磕了好大一个包。因着是梅臻卿偷偷带她去后山玩雪，她怕梅臻卿受罚，便佯装没事。等回了屋子后，她才委委屈屈告诉梅臻卿说膝盖疼，要叫大夫。

她就是这样，明明可以大哭大闹，有时候又便要坚强惹人心疼。

今日雨极大，寒意浸骨，梅臻卿担忧清平旧疾复发，又强忍着不说，便步入清平房间，轻声问：「今日雨好大，县主难受吗？」

清平顿了半晌，方才承认：「难受，身上又疼又痒，难受得厉害。」

梅臻卿闻言，眉头深锁，心似是猛地被揪了一下：「那我马上去叫大夫！」

「别去，」清平赶紧攥住他的袖子，「这么晚了，若请大夫过来，娘亲势必会知道，她本就担忧我，这下会更愁得睡不着觉了。」

「况且我已经服过药了，只是方才着了点凉，才引得身上疼。」清平用手轻轻抚着梅臻卿因担忧而紧紧蹙起的眉，似要替他熨平眉头的担忧，「臻卿哥哥，我无事的，再躺一躺，在被子里捂暖和了，就好了。」

梅臻卿没有答话。

清平怕他不信，连着说了好几声：「真的，真的！我躺一躺就好了，躺一躺就不疼了。不用担心我！」

梅臻卿看清平恨不得赌咒发誓的模样，只得叹了口气。

到底还是心疼：「下次不要藏着，要是疼就提前同我说。」

梅臻卿望着她，认真地说：「县主疼的时候，我很想很想知道，很想很想陪着。」

他话里的爱意太过明显，清平的脸上一下子飞上两朵红云，心跳如擂鼓，立马用被子蒙住了脑袋。

她活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，发现原来自己的呼吸可以变得这么快，原来心跳可以这么快，原来听一个人讲话，都会动不动红了脸。

屋外突然雷声大作，清平从小就害怕打雷，被那划破天际的雷声吓到，又拥着被子坐了起来。

还好，有梅臻卿在。

他端坐在她身侧，满是俊朗的眉眼中只有她一人，也叫她不自觉忘却了害怕。

清平不由心动，将手从被子里拿出，偷偷牵住梅臻卿的手：「陪着我，不要走。」

清平的手小小的，软软的，像是一团云絮，落在他的掌心，撞进他的心里。

梅臻卿顿了一下，似是觉得太过亲昵有些不妥，可看了看清平渴望的神色，他的心一下就软了，任由她牵着自己的手。

清平心满意足地再次躺下睡了，只是牵住他的手再不肯放开。

有臻卿哥哥陪伴，哪怕天塌地陷，她都不害怕。

外面雷声大作，可是有梅臻卿陪着，清平亦是一夜好眠。

「好无聊啊，臻卿哥哥。」

梅臻卿知道清平在府里养了这么久的病，早就耐不住枯燥的日子了：「县主莫急，王妃已经请了戏班子来，下午就能看几出好戏了。」

清平听到有好玩的，眼睛都亮了，咯咯笑了一声，拍手说道：「那太好了！」

清平同梅臻卿到戏台时，镇北王妃已然坐定了。

只听那胡琴嗯呀，戏子婉转吟唱：「女儿悲，青春已大守空闺。女儿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。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衫薄。」

一会儿又拿出琵琶，一边弹奏一边唱道：「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。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。」

一向不认真的清平，也侧耳细听，罢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，叹道：「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，可惜世人只知看戏，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。」

镇北王妃听了，很是惊讶，清平从前一团孩子气，哪里说得有这样一番如此有体悟的话。一直以来在她心中，清平是个不甚通人事的孩子，哪怕她老爱把太子挂在口头，老说喜欢太子，不过也只是因为她常常有意无意在清平面前说过，她长大后是注定要嫁给太子的，清平便在心中将太子认作了自己人。清平一向很亲自己人，所以她口口声声说喜欢太子，但镇北王妃知道，她口中的喜欢，恐怕离男女情爱甚远。

如今，这样风花雪月的戏词，竟能引得她这般感慨。镇北王妃极为惊讶，连后来的唱词都听不下去了。

直到一出戏作罢，丫鬟引着戏子红袖同戏班班主上来拜见王妃与县主。

镇北王妃细看那旦角红袖，看着不过比清平稍长几岁，却身形瘦削，益发可怜见的，便令人又另格外赏了好大一份财钱。

红袖接过赏钱，叩谢跪恩后欢欢喜喜地下去了，不料没提防脚下的门栏，一个不小心就要飞摔出去。

恰得一旁的梅臻卿眼疾手快，一手扶住戏子红袖。

红袖差点就要在贵人面前失仪，吓得魂不守舍，站定后，后怕地怕拍自己的心口，抬眼见到来扶自己的梅臻卿模样格外俊俏，脸上一下子飞上两团红云。

梅臻卿将她扶住后，便立身回到清平身旁。

那戏班班主飞速瞥了梅臻卿一眼，然后拉着双颊绯红、一脸羞涩的红袖下去了。

好巧不巧，清平看见了，嘟着嘴巴，给了梅臻卿好大一个白眼。

梅臻卿见了，忍住想摸摸清平脑袋的念想，只给了她一个宠溺的微笑。

镇北王妃将一切都瞧在眼里，原本脸上若有若无的笑意已经全然消失。

此时夜色清明，月亮昏晕，星光稀疏。

原本应该睡下的梅臻卿，却被镇北王妃唤人叫去。

「臻卿，你可知我为何唤你来？」

梅臻卿恭恭敬敬跪在地上，摇了摇头。

镇北王妃含着微笑看着他，开门见山地说：「你是个好孩子，还记得初见你的时候，你便一心护着平儿，王府里众人待平儿好，不过是碍于身份，只有你，发自肺腑待我的平儿。也是因为看到你对平儿的一片赤忱，我才把你留在她身边，想着有个忠心耿耿的孩子护着我的平儿，总归是一件好事。」

「可如今平儿大了，再留你在她身边伺候，不合适了。」

「我也不瞒你，王爷如今镇守边关，军功赫赫，我们膝下就平儿一个孩子。她是镇北王的女儿，是注定要嫁给太子的，哪怕不是太子，也会是其他天家贵胄，这是平儿的命。」

「她是注定要嫁入皇室的，生来如此。可若她对你动心，日后会更割舍不了，会更受伤。我必须防患于未然。」

「你于她，可以是好友，是知己，唯独不能是恋人。」

「从今以后，你不能再跟在平儿身边了。」

王妃的每字每句，都是世间最凌厉的判词。

窗外风声簌簌，梅臻卿却如老僧入定，一动不动。

以往，梅臻卿感念王妃恩德，一向言听计从，如今却难见地毫无反应。

镇北王妃也不说话，只看着他。眼里是不容置喙。

梅臻卿心里一片凄凉。

原来清平于他，不过是短暂生命中，一段匆匆的梦罢了。从前那些，为她吟诗为她编曲，下雨时为她撑伞，起风了为她披衣的日子，都要结束了。

黄柯一梦，终有一天，是要结束的。

镇北王妃摸摸他的头，说：「这些年你对平儿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但平儿不再是心思纯粹的孩童了，若是还留你在她身边，最后会害了平儿的。」

原本想争取的梅臻卿听到这句话后，终是心字成灰。

「我们在京郊有一处庄子，你去那里谋个差事吧」

梅臻卿重重叩了三个头：「好。」

「平儿定然是不同意你走的，后日我同平儿要进宫为陛下贺寿，你便在那日离开吧。」

梅臻卿点头同意，末了加了句：「请王妃多保重」。

有些真正想说的话，他没有说出口。

梅臻卿只在心中默念。

县主。

我不在的日子里，请你一定，一定平安喜乐，诸事顺遂。

皇帝寿辰当天，东西市数十里道路张灯结彩，大小戏台鳞次栉比，贺寿戏曲此起彼伏，满眼望去好一片祥和喜庆。

皇帝先在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朝贺。

金殿里挂满寿幛，寿幛上写着对皇帝的赞美和贺词，沿途百官分队而列，远远望见皇帝的驾銮到了，无不磕头祝寿。随行的太监则笑咪咪地向跪在地上的官员们分发寿桃、寿糕等点心，让臣民们分享皇帝的福寿之喜。臣工们则齐声恭贺皇上万寿无疆，圣体康泰，国运昌盛。

然后众人跟随圣驾移至乾清宫，在乾清宫举行盛大的寿宴。

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全部到场，正殿和偏殿都坐满了人。只见寿宴桌上，珍馐佳肴丰富多彩，有热菜二十品，冷菜二十品，汤菜四品，小菜四品，鲜果四品，干鲜瓜果二十八品，点心、糕、饼等面食二十九品，共计一百零九品。桌上摆放各种精美别致的餐具，里面盛着美味佳肴。

清平却记挂着御花园绛雪轩前的五株海棠树，那海棠极美，每当花瓣飘落时，宛如红色雪花纷纷降下。

看准了时机，清平便带着丫鬟偷偷离席。

她不止一次跟梅臻卿提起过，如今好不容易来了宫中，她想带一朵海棠回王府给梅臻卿。

皇帝寿诞，连御花园都处处张灯结彩。

她直奔绛雪轩而去，却没留意到海棠树下已站了一个人。

是那人先瞧见了清平。

拖地烟笼梅花百水裙，外罩品月缎绣玉兰飞蝶氅衣，内衬淡粉色锦缎裹胸，袖口绣着精致的金纹蝴蝶，胸前衣襟上钩出几丝蕾丝花边。

蕙带荷裳、粉面娇艳.....宛如画中人。

清平被树底下的人惊到，后退了一步，看那男子窄袖左衽、革带皮靴，衣着不似宫中人，倒似胡服，便问道：「你是谁？」

「我是鄯善库木王子，你是谁？」

清平不回他，拾了一朵最姝丽的海棠，便转身唤上婢女就要走。

那人却笑嘻嘻绕过来，拦在清平面前：「都说中原女子温柔似水，哪有你这般不理人的。」

清平被他拦住，觉得他好生无礼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：「你也说了，那是都说，我偏偏是人家都不说的那种。」

库木被她逗笑了：「我们鄯善有一种猫，毛发雪白、双眼色异，长得很是乖巧，就是同姑娘一样，见面还未作甚，倒先亮出爪子了。」

清平皱眉道：「我们这儿有一种狗儿，最会的就是拦人路，同阁下也别无二致。」

库木倒也不恼：「恰好这次，我带了几只猫儿过来，有几只是要进献的，多的一只，要不要给你留着，你府邸在哪里？」

话里话外都是要套出清平是谁。

「大可不必，我们这儿不兴强送的礼。阁下若是再拦我，我要扬声唤人了。」

库木见她一脸正色，倒也不强求，让出道儿让她走了。

他来中原，也见过许多中原美人，但那都是些木头美人、蛇蝎美人，哪有这一个，如此鲜活又天真。

清平回到府里，就发现不对劲。

以往她回到府中，第一个见到的，永远是立在檐下的梅臻卿。

而今天是一个面生的小厮。

她问来接她的小厮，梅臻卿在哪。

小厮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她问给她更换衣物的丫鬟。

丫鬟支吾半天也不说话。

她问嬷嬷们。

嬷嬷半天也不说句囫囵话。

清平直接跑到梅臻卿房间，而那个昨天还跟她共赏月色的人，今天杳无踪迹。

她只觉得恐惧，害怕铺天盖地涌来，忽然间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

清平醒来时，正躺在自己的床上。

镇北王妃含着泪，坐在一旁看着她：「痴儿！」

清平死死抓住镇北王妃的衣袖，恳求镇北王妃召梅臻卿回来，哭得几欲晕厥，但王妃只温言抚慰，始终不答应。

从前样样都依着清平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母亲，如今竟然可以这样铁石心肠。

清平尝试独自出府去找梅臻卿。可镇北王妃早令人严加看管王府出入，清平连大门都踏不出去。

就算真的出了府，这茫茫人海，万丈红尘，从来奴仆不离身的清平，连京城有几条道都不清楚，她又该去哪里找她的臻卿哥哥？

她只有终日啼哭。从前整个镇北王府到处都能听到她的笑声，但现在的清平几乎没有开心的时候，除了发呆和昏睡，就只是哭泣、哀求、怒骂。

后来，清平索性整日整日待在屋子里，不食不饮，无论镇北王妃如何询问劝解，含泪抚慰，她始终一言不发。

镇北王妃只得让丫鬟们好好照看清平。

名为照看，实为看管。

她们答应得好好的，但后来，王妃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半夜里，那两位侍女带着哭音来报：「我们不留神睡着了，然后，然后。」

镇北王妃只觉得心跳瞬间停止，尖声问：「县主怎样？」

她们说：「不知道，不在房中，也不在阁内，院中也不见人。」

镇北王妃立即起身去寻找她。

阖府找遍了，最后，是在梅臻卿房中找到了她。

纱幕低垂，灯盏在夜雾中散发出朦胧的光亮。仅着中衣的清平抱膝坐在窗棂旁，埋首于臂弯中，在幽凉夜风中瑟瑟发颤。

「娘亲」，她呜咽着唤，双眸含泪。

镇北王妃俯身，摸摸她的脑袋：「回去罢。平儿」

清平扯住镇北王妃广袖袖口，哀伤地问：「娘亲，为什么？」

镇北王妃不语，只伸出双臂托抱起她，清平依偎在她怀中，眼中热泪簌簌往下淌，很快便濡湿了衣裳。镇北王妃的心情也如那衣衫，沉重而潮湿。

清平不思茶饭，日渐消瘦。

上次受伤亏空的身子，如今越发弱质。

月末就要到清平及笄之礼，这是每个女子最为隆重的日子。连在边疆戍边的镇北王也要赶回长安，为爱女庆祝及笄。

但是清平却极度不配合，连及笄之礼所需裁制的华服都不肯试。

丫鬟们说破嘴皮子，清平也只坐在原地，不嗔不怒，毫无动静。

最后是镇北王妃过来问：「阖府上下为了你的及笄礼，忙得团团转，你却不为所动，平儿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！？」

清平回道：「我想要什么，娘亲你是知道的。」

镇北王妃叹了口气，妥协了：「好，及笄礼后，我便让你与他见上一面。」

清平眼里闪烁中光芒，争取了那么久，痛苦了那么久，如今希望就在眼前，她还是有些难以置信，欣喜地问：「当真？」

「当真。但也只是让你们见上一面，你不用再妄想同先前一般与他相处了。」

清平哀求：「娘亲，我不明白，让臻卿哥哥呆待在我身边，到底有何不可？」

镇北王妃问她：「平儿，月末你便及笄了，你可知那意味着什么？」

清平不语。

镇北王妃继续说：「你尚年幼时，身边跟着个梅臻卿，无关大碍，因为大家只当你是小孩子；但如今你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。不是母亲逼你，平儿，人生在世，本来就不能事事如意。」

「如今我能给你最大的限度，就是每年生辰，让你同他见上一面，全了你们儿时一起长大的情分。但不能更多。」

「你要是答应，及笄礼后，我自会安排他来见你。」

清平别无他法，只能点头说好。

窗外有风吹过，细碎纷黄的桂花扑簌簌掉落廊下，馥郁袭人。

是今年的桂花开得太早，所以现在就开始凋落。

清平才知道，原来最美好的，往往最是留不住。

今年是清平十五岁生辰，也是举行及笄之礼的日子。

天未亮清平就开始着衣、敷粉、梳妆。只见清平梳一双飞仙髻，身着银纹绣百蝶度花裙，外罩乳云纱对襟衣衫，端的是云髻峨嵋，绰约婀娜。

及笄礼由与镇北王妃交好的敏慈长公主主持，京中各大望族都派人送来了贺礼，光衣裳就有漩涡纹纱绣裙、如意云纹衫、流彩飞花蹙金翠翟祔衣、绣刻丝瑞草云雁广袖双丝绫鸾衣、缎绣氍毹衣、五彩缣丝衫、立式水纹八宝裙数十件，满目琳琅；首饰则有白玉压鬓簪、珊瑚扁方素簪、赤金盘螭嚙珞圈、紫玉芙蓉耳铛、绿宝石方扁镯、玛瑙银圆镯、白玉鱼指环等，不一而足。

其中最叫人惊喜的倒不是这些衣物首饰，而是一只猫儿。毛发雪白，双眼色异，怯生生地躲在绒毯里，叫人爱不释手。

清平也喜欢，问道：「这只猫儿是谁送的礼呀？」

丫鬟回道：「说是鄯善王子遣人送来的。」

清平一时没记起鄯善王子是谁，想起来了，眉头一皱。

心想自己同他半点干系打不着，谁稀罕收他的礼，说着就要丫鬟把猫儿还回去。

「可那边送礼的小厮把猫儿放在门房便离开了。」丫鬟回道，「是要把猫儿扔了吗？」

这么小一只猫，扔了岂不是要它的命，清平哪里狠得下心肠，于是叫嬷嬷抱下去好好养着。

妆成。

及笄礼正式开始。

明堂之上，清平穿着繁复的华服，宽大裙幅逶迤身后，徐徐走过满地零落的秋意，在镇北王与镇北王妃前，屏息跪下，双掌交叠，深深俯首叩拜。

镇北王妃将一支御赐翡翠龙凤钗插进清平的发髻，用坠着珠石流苏的金玉环，束起清平眉前发缕，露出光洁前额。

一向不苟言笑的镇北王也噙着泪，一瞬不瞬地望着清平。这个从前老爱缠着他让他抱的小姑娘，原来已经亭亭玉立。

在礼官念颂声中，礼成。

高烛华灯，将清平的影子投在明亮宫砖之上。

那个原本软软糯糯的小姑娘，已经出落得婀娜大方。

众人的目光都围绕着清平，可这一片万众瞩目之中，惟独没有梅臻卿。

没有那双永远温柔含笑的眼睛。

及笄礼结束，镇北王便要返回边关。

镇北王妃同清平一起送他出京。

清平一年来也见不得父亲几次，十分舍不得。

她还记得小时候生病，不肯一个人睡觉，必须枕着爹爹的臂弯才肯合眼，换了旁人谁都不行。于是清平病了几日，镇北王便不眠不休陪了几日。旁人都怕镇北王那一张肃杀的脸，都以为镇北王最是严厉不过，只有清平知道爹爹最好。小时候清平跟父亲玩捉迷藏，清平被发现了还要先生气，气得揪镇北王的胡须。镇北王也不恼，还要想尽办法哄清平。小时候的清平，哪怕说想要天上的星星、月亮，镇北王也要为她摘来。

她与父亲，这次分别，下次再见不知又是多么遥远的以后，清平越想越舍不得，抱住镇北王就不肯撒手：「爹爹在京中多陪陪我吧，怎的今日就要急冲冲赶回去呢，军营里那么多人，难道缺爹爹一个都不成吗。」

镇北王宠溺地捏捏清平的脸：「爹爹也想多陪陪我的平儿，可军不可一日无帅，爹爹有自己必须要去做的事。」

清平毫不怀疑，在父亲心中，她很重要，可她知道北疆稳定，更是父亲心中的头等大事。

清平再舍不得，也要让父亲离开。她看着父亲早生的华发和被边疆风沙割裂的脸，心疼得眼泪直掉。她不想让父亲看见自己的泪眼，便埋首于父亲胸膛之中：「爹爹一路保重。」

送别镇北王次日。

清平就催着镇北王妃接回梅臻卿。

「娘亲到底什么时候去接臻卿哥哥？及笄礼已然结束了。」

镇北王妃正梳妆完毕，见到急冲冲过来的女儿，好气又好笑。

「好，好，接，接！今日便传人去接。」

说罢，叫上来一嬷嬷，在嬷嬷耳边说了些什么，嬷嬷便点头应去了。

清平竖起耳朵，想听清只言片语，可镇北王妃声音极低，又用广袖遮得严严实实，清平一星半点儿关于梅臻卿的消息都没听见。

可想到嬷嬷迟早会将他接回来，倒也不急，到时候自问臻卿哥哥就好。

派出去接梅臻卿的嬷嬷拜别王妃，还未踏出院子，却见一行人神色匆匆往院子里来。

嬷嬷上前一问出了何事，心惊得站不住脚，连忙跟着来人返回了镇北王妃的屋子。

镇北王妃见派出去的嬷嬷又回来了，大为诧异，又见一行人跪了一地，心中不安。

「何事惊慌？！」

「回，回禀王妃，王爷，遇袭身亡。」

秋声簌簌，沉闷的轰隆巨响，是惊雷划过天际，震落镇北王府飞檐上的积尘。

清平半跪在母亲床头，为母侍疾。

知道父亲身故后，母亲便晕了过去。宫中最好的御医会诊，用着最好的药材，可母亲就是没有半点醒转的迹象。

御医说，因为母亲心死，自己不肯醒，外力再拼命施治，也是无计可施。

所幸老天有眼，今晨，母亲终于是睁了眼。

睁眼第一句话就是：「平儿，平儿，你爹爹何时回来？」

清平牢记太医的嘱咐，不敢刺激母亲，勉强撑出一个微笑：「等北方战事稍息，爹爹就会回了。」

清平将母亲扶坐起来，看着原本保养极好的母亲，不过卧床几日，却极速衰老，满头银丝，眼尾唇角也有风霜痕迹。

清平含着泪，朝母亲伸出手：「娘亲，你的发髻散了，坐下来，我帮你梳头。」

「散了么？」镇北王妃依言温顺地坐下来，任凭清平为她梳头。

清平跪坐在她身后，掬起母亲的一头发丝，装作看不见那仅仅几日便长出的白发。

「我要望仙髻」，镇北王妃含笑，如初初恋爱的少女，「你爹爹那个武夫，女子的一切都不大懂，也老说这发式好看，每当我梳这发式，他就像只呆头鹅，只知道瞧着我说芙蓉不及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珠翠香...他呀，也就会这一句诗，诗的意思其实也不求甚解，但回回都要卖弄，真是不知羞。」

母亲沉浸于往昔少年情事，碎碎叨叨跟清平念着她与父亲的过往。

清平知道，母亲跟爹爹年少初见便恋慕彼此，婚嫁后更是举案齐眉情感甚笃。

母亲与爹爹，一向是京中人人称羡的神仙眷侣。

但此刻越听母亲回忆父亲，她的眼泪越是止不住。

清平握着玉梳一下下梳过母亲发间，她多么希望时光倒流，她不想长大，只希望停留在幼时，父亲还在，臻卿哥哥还在，而她那时最大的烦恼不过是芙蓉糕不好吃。

「今天雷声好响，你记不记得，你小时候有一次生病，缠着你爹爹不让他回军营，那日也是这样大的惊雷，清平你记不记得？」

镇北王妃紧拽着清平的袖子，攥得那样紧，眼里满是期盼。

清平点头，忍住眼眶中的泪水，竭力不让母亲听出言语中的悲伤：「娘亲，记得，我记得的」

于是她便真的相信她记得，越发欢喜不已。

清平梳完头，镇北王妃便唤贴身伺候的嬷嬷下去为她准备膳食，而后，她又叫清平去后山花园为她摘些桂花。

「这么大的雷，一会儿定有暴雨，你且去多为母亲摘些桂花来，能留住一些秋意也好。」

清平只想让母亲开心，应声去了。

等清平摘完桂花回来，前一秒还同她念叨过去的母亲，已然吞金身亡。

清平的世界轰然崩塌。

又是一年春暖花开，阳光明媚，姹紫嫣红，乱煞年光遍。

不到戏园，怎知春色如许？

悠然亭三面临湖，视野开阔，杨柳依依，春风拂面。

「梨花开，春带雨；梨花落，春入泥；

此生只为一人去，道他君王情也痴，情也痴。」

有人在悠然亭边唱曲，声音慵懒洒脱。

接着一群女子吃吃笑的声音响了起来：「不愧是梅郎君，还是这么风流倜傥」

唱曲的是一位衣着精致的年轻男子，一身淡紫近白的长袍，衣袖比之寻常而宽，衣袖和下摆边沿用白线细细绣了几乎看不见的云纹。

「梅郎，你快上台了是不是？这个.....这个送给你，记得一定戴着哦。」女子群中一个锦衣小姑娘含羞送上一个平安符：「这是我特意为你去白马寺求的平安符，能保你平安的。」

还没等梅郎君回应，众女子不满了，一人斥责：「你算什么！凭什么给梅郎送平安符。梅郎，我给你绣了一个香囊，你戴我的吧！」

「不，梅郎，还是要我的吧！」

「梅郎！我也有，要我的吧」

「梅郎！」

「梅郎！」

身边娇嗔声四起，人人都希冀梅郎君，能为自己有片刻的停留。

那惹得芳心一片的梅郎君却神色冷淡，眼中含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就这样轻飘飘地转身离去。

他便是京城曲班的台柱，人人都唤他梅郎君，却没有人知道他本名叫什么。

梅郎君相貌清秀，扮男装风采昂然，扮女装貌美俏丽，因而京城之中迷恋他的人不计其数。

「听说梅郎今儿个要扮个将军呢。」女子群中有人吃吃地笑道。

「将军？」又有人笑了起来，「一看你就没看过我们梅郎的戏，梅郎扮的可不是将军，是兰陵王。」

「呀！那可不就是《大面》吗？那可是梅郎的拿手好戏！」

「大面」便是代面舞，讲述的是兰陵王戴着假面具英勇杀敌的故事，是时下最为流行的曲目，宫内民间宴会，都经常演出以助兴。上自帝王，下及官僚士大夫，乃至贩夫走卒，无人不喜爱。

史传兰陵王乃北齐文襄王四子，勇冠三军，但因容貌过美不能震慑敌人，因此时常着一假面以对敌。

梅郎君在演出大面时，便始终戴一威武面具，并以衣紫、腰金、执鞭作指挥击刺之容。

戏台上灯影转，笛声起，帷幕亮。

梅郎君所扮的「兰陵王」已与金甲俑将比武开打。

只见那兰陵王身形俊朗，动作又行云流水，引得台下阵阵喝彩。

戏台下的清平，手中茶碗一顿，抬眸往戏台上瞅去。因那兰陵王有面具覆面，并不能看见他的长相。

此时戏台下坐着的，正是临川、清平同鄯善库木王子三人。

今日之约，是库木王子之请。

如今北狄与我朝交恶，国力与北狄相当的鄯善，则与我朝交好，鄯善国质子库木，在长安的日子也一向过得十分惬意，但作为质子，库木其实并无正经事可做，平日不过便是与长安各世族子弟相交游玩而已。

库木为人十分大方，钱财上从不吝啬，因而倒颇受欢迎。毕竟没有人会跟银钱过不去。

自御花园里对清平惊鸿一瞥之后，他便多次相邀清平出宫游玩，但清平左推右推，始终不肯赴约，无奈之下，库木只得想了法子，托人求来求去，才求到了梅郎君这出《兰陵王》。

因着临川痴爱梅郎君，而梅郎君的戏又一向一座难求，能看一场梅郎君的戏，临川当然求之不得，于是便把整日里闷在宫中的清平拖了出来陪她看戏。

清平自从父母身故后，世间再无血脉亲人。一向贤名在外的皇后，等镇北王与镇北王妃丧礼甫一结束，便立刻将孤女清平接

到宫中照拂，并允诺以后清平出嫁，也是要以公主之礼从宫中出阁。

人人都道皇后贤明，厚待将军孤女，可若不厚待清平，只怕北疆镇北王部下那一帮血气方刚的将士不会答应。至少在皇室彻底归化镇北王部下前，皇室必须厚待清平，若不如此，怕是会寒了众将士的心。

于是现下，清平便是与嘉莹县主一道，住在皇后宫中。

宫中不比镇北王府，规矩森严，又人言可畏，行事诸多束缚，清平便不愿多走动，怕行多错多。

毕竟皇室的照拂，那都是做给世人看的，她如今无父无母，无依无靠，需得谨小慎微，才能求得安稳。

如今她过得好不好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从前她一片天真浪漫，并不通晓人情世故，自父母西去后，才晓得人世间虚情假意多，真心实意少。

而临川，是少有真心实意待她的人，她很珍惜。

临川母亲与清平母亲交好，连带清平与临川也情感甚笃。

虽然并非从小一起长大，但临川性子爽朗，清平待人也一片赤忱，两人性情相投，便也走得十分之近。

临川自幼乃是在塞北长大，在塞北时多受镇北王照拂，如今及笄才被接回长安。只因临川年幼时得遇方外高人，高人看出临

川命有血光之灾，必得远离京城才能化解。于是临川年幼便离了家乡，如今回了长安，对长安一切都十分好奇。只因她不愿被长安其他贵女挤兑时，讽刺说是塞北来的蛮夷女，于是长安流行什么，她便要做什么。

如今长安最流行的，就是这梅郎君的戏，临川也成了梅郎君的忠实拥趸。

清平到了戏园，才发现库木王子也在，她不喜库木王子，本来打算立即回宫的，但临川苦苦央求想看一场戏，她不想当着外人拂了好友面子，便答应坐一会儿再回宫，才有了现下三人这戏园之行。

临川指着台上那兰陵王跟清平说道：「自打你入了宫，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不知道如今京城最流行的是些什么了。台上那位兰陵王，名声可极其响亮。咱们长安城女子的芳心，可全都系在这一位郎君身上了。」

清平笑笑，并不说话。

这会儿功夫，戏已演到「兰陵王」被「齐主」用火油浇遍全身、火燃焚烧时痛苦趴在地上挣扎、扑火、翻滚。

库木见清平频频看向戏台，想讨好清平，便问临川：「今儿个戏结束后，不如请那位梅郎喝一杯？」

唱得好的戏子，总少不了叫来陪酒。

临川白了库木一眼，语气悻悻：「梅郎君可和那些谄媚的俗人不一样，他可不管什么王子还是县主，从不卸妆见座儿，陪酒更不必说，除非他自愿，否则他宁愿血溅三尺，也是不肯来见的。」

「可谁要是真让梅郎君伤到了一星半点，这整个长安城的姑娘，非得扒下他的皮不可。」

库木笑笑，倒也不恼，只说：「这人倒真是挺难得的，但还是叫人请一请吧，这不能人不来，咱就不请，搞不好这梅郎君还要恼怒。以为我们瞧他不上，才不请他呢。」

说道便唤人下去请那梅郎君前来一见。

清平虽说是陪着，却对这些风月情长从来冷淡至极，想到这戏子明明不愿陪酒，却还是要做自己不愿意的事，虽素未谋面，但他跟她的命运何其相似，她与这位郎君，不过都是身不由己、无依无靠的浮萍而已。

尤其这郎君还姓梅，更是让她想起故人，心生凄凉。

只觉天底下处处都是可怜人，清平越想越觉伤悲，怕再坐下去就要掉泪了，便给临川说了声身子不大爽利，道了句抱歉，带着丫鬟先行回了宫。

临川想拦，但拦不住。

正巧一出戏落下帷幕，她急着看自己心尖尖上的梅郎君，也就不强当月老了。

于是戏刚刚下场，清平就离开了戏园。

清平前脚刚走，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门外戏园侍候茶水的小厮喊了声：

「梅郎君到——」

众人惊讶间，门帘掀开，轻声慢步走进一个月白色衣衫的少年。

褪尽铅华，素面朝天，却依旧唇红齿白，面如冠玉，仿佛天上嫡仙下凡尘。

临川在大漠，见惯了满面粗糙、不修边幅的汉子，如今见到丰神俊朗的梅臻卿，心跳如雷，只觉得连呼吸都不属于自己了。

梅臻卿眼神还未扫过来，一向爽朗的临川已然羞红了脸，全然小女儿姿态。

只是这梅郎君台上端的是眼波流转，台下却格外疏离冷清，他发现在座的不过是两个他不认识的显贵人士，并无他心心念念的某人，只疑心自己在台上的一瞥是花了眼，方才心中汹涌的热情一下被浇灭。

「多谢二位捧场，在下方才献丑了。」

他接过小厮斟满的酒杯，遥遥向临川与库木王子敬了一下，仰头缓缓一饮而尽。

「在下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」

临川震慑于梅郎君的容貌，痴痴望着梅郎君离去的背影，满脸羞涩、情不自己。

一旁看着的库木王子摇头失笑，捻起酒杯，喝下了酒，笑叹了声：「有意思。」

梅臻卿没见着心里想见的人，便收工回家。

七拐八拐，穿过千家万户窗内映射的点点烛火，穿过混合着百家饭香的袅袅炊烟，穿过这一片片的人间烟火，便回到了他的宅院。

梅臻卿孤身一人，却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宅院。

宅院里深夜亮着一盏灯，映着梅臻卿夜里无眠的眼。

夜里忽听闻有人敲门。

打开房门，门外站着的是红袖。

红袖是来给他送吃食的。

不过是当年在镇北王府内，红袖差点摔倒，梅臻卿扶了她一把。红袖就将这恩情记在心中。

后来镇北王府出事，梅臻卿慌了神，夜里从庄子里逃出，想立刻回到清平身边。

可田庄的人油盐不进，只记得当时王妃的命令，只记得王妃不让梅臻卿私自出田庄与县主见面。

于是无论梅臻卿如何劝说祈求，庄子里的人都不准梅臻卿走，还派了十多个壮汉轮番看守梅臻卿。

看守的人没想伤害梅臻卿，可顶不住梅臻卿一心想走。

翻墙，下药，用尽各种方法，硬是被梅臻卿寻了空当，跑走了。

只是逃跑过程不免挨了些壮汉的摔打，又加上日夜兼程赶路，已然是筋疲力尽。

最后赶到镇北王府时，却见王府大门紧闭，浩浩荡荡好一大行人向宫内行进。

原来是皇后来接清平入宫。

可怜梅臻卿日夜兼程，一口水都不曾饮，一顿饭都不曾食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

不过一步而已，他却再也赶不上清平。

清平，他的清平。

从前他与她的距离，是京郊与长安城内。

此后他与她的距离，是无法横亘的宫门。

夜以继日的疲惫和未经治疗的身体被彻底击垮，梅臻卿倒在泥泞的路边。

是红袖发现的他，当时的梅臻卿已经奄奄一息。红袖想把他抱起来，无奈力量不足，便回去唤来戏班班主救人。

戏班班主也记得梅臻卿，像他这般好看的人不多见，哪怕只是当初镇北王府的一面之缘，他也印象深刻。

当时梅臻卿已是半死不活，身上还有被殴打过的痕迹，戏班班主只当他是被镇北王府赶出来的。看梅臻卿那样子觉得救不活，怕救了也是浪费银子，原本不想救的。

是红袖，跪在他面前，死死攥住他的袖子：「班主，救救他吧，他当时帮过我的。」

红袖是戏班台柱子，戏班就靠这位活菩萨挣钱，戏班班主拗不过，只得随了她。

二人一齐合力将梅臻卿接回戏班，又在红袖的软磨硬泡下，排出几两银子，去请了个郎中来医治。

后来梅臻卿身体好转，戏班班主见了梅臻卿出挑的相貌身形和上天赐的好嗓子，觉得奇货可居，态度一百八十大转变，殷勤伺候。

梅臻卿也想留在长安城中，他想等着清平，便半推半就在戏班留了下来。

他为了终有一日会再见清平。

这就是梅臻卿的执念。

临川觉得自己生病了。

她终于懂了什么叫：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

临川再见到梅臻卿时，他刚脱下戏服，妆还没卸，只穿着白色中衣站在妆台前。

临川呀了一声，羞得一下子转过身去，满脸通红。

「这，梅郎君.....」

梅臻卿神色冷淡，但话语温柔：「在下妆还没卸，恐有怠慢，还请姑娘稍等片刻。」

临川今日来戏院看戏，看完戏正准备回府，戏院的小厮却拦住了她，说梅郎君想请她见上一面。

临川不敢相信，连问了小厮三遍。

「确定是梅郎君？」

「确定是要单独见面？」

「确定是我？」

逗得小厮都笑了。

直说姑娘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

于是临川就来了。

梅郎君很快换好衣服，转身出来。

临川抬眸望去，只见梅臻卿已换下了戏装，穿一身月白色长衫，更显明目朗星，颜如舜华。相较于戏台上的扮相，别有一番丰神俊朗。

见临川痴痴望着他，梅臻卿抿嘴，微微地笑了一下。

许是临川见惯了他往常台下冰冷疏离的模样，这偶然一笑，倒是比戏台上更温文尔雅。

临川只怕自己再看下去，就要痴了，连忙找了个话题：「都听闻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想必梅郎君定是吃了很多苦。」

梅臻卿顿了下，说道：「苦倒谈不上，我入这行是别无选择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，便心甘情愿。」

「为什么入这行？」

「我无家可归，除了这戏班子也没地儿收留我，只是日子太苦，苦得不知为何活着。」梅臻卿笑了笑：「可后来我有了念想，也知道日子该怎么走下去了。」

「那梅郎君的念想是什么？」

「我想见一个人，很想很想。」

他说这话时没看临川，临川看不见他的神色，却觉得他话语中全是哀伤。

临川不知那人是谁，叹道：「得梅郎君如此念想，那人真是世间至幸之人。」

梅郎君转过头来，望向她：「姑娘真这么想？」

他的目光灼灼，临川只觉得心底被猫儿抓了一下，愣了一秒，然后肯定：「当然。」

被肯定，梅郎君不由扬起一抹浅笑。

临川只觉得春风拂面，也不如梅郎的笑容更令人沉醉。

弯弯绕绕了半天，梅臻卿终于问出了他想问的那句话。

「那日，我在戏台上见姑娘是三人行，可不知为何在下去敬酒时，只余两人。」

「敢问姑娘，走的那人，是谁？」

「那人是清平县主。」

梅臻卿屏息凝神，听到意料之中的答案。

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人。

心中狂喜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

临川突然问道：「都说梅郎君从不陪酒，那日为何，独独来敬了我的酒？」

「因为」，梅臻卿想了一下，说：「高山流水，知音难觅。姑娘是在下的知己。」

「知己」。临川反复咀嚼回味这两个字。

平平淡淡的两个字，为何梅郎说出来，就如此婉转动听。

梅臻卿又紧接着说道：「只是不知道那位清平县主，」要很用力很用力，梅臻卿才能做到平常地唤出她的名字，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「为何清平县主提前离席，兴许是对在下的戏失望至极，这实在是令在下挫败。」

临川真以为梅郎介意自己的戏不被赏识，连忙解释：「并非如此，只是宫里规矩多，清平不能久待而已，她也是郎君的戏迷。」

「当真如此？」

「当真当真，千真万确。」临川恨不得指天发誓。

「既然如此，不知道姑娘能否帮我一个忙？」

临川问道：「什么忙？」

「下一出大面，梅某想为姑娘留两个座儿，不知是否有幸，请姑娘同那位清平县主一道，来看场在下的戏。」

临川性子大大咧咧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处。

只觉得长安城女子们心尖尖上的梅郎君，独独对自己这般特殊，

又是单独相见，又是请她听戏，这恐怕是长安城里，独一份的待遇，再叫人欢喜不过。

梅郎君不过这小小要求，临川立刻答应下来。

「好，我与清平，必不负盛情。」

清平这趟陪临川出来，其实没什么看戏的心思，不过是临川日日在她耳边念叨这梅郎君，她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才答应了陪临川又来戏园。

进了戏园，清平同临川刚在八仙桌旁坐下，立马有戏园的小厮端上热茶点心伺候着。

「二位可算来了，梅郎君等二位许久了。」

临川问小厮：「梅郎君呢？」

小厮回道：「在候场呢，下一场就是梅郎君来压轴。」

一幕戏落，一幕戏起，红名牌挂，鼓乐声起。

梅臻卿所扮的兰陵王出场，即便着一威武面具，也难掩其俊朗风流，风度翩翩。

一个亮相，便赢得台下阵阵叫好。

而后演到兰陵王和北周大军的激烈鏖战。

只见兰陵王一会儿甩马鞭翻身、急速转墩，一会儿灵巧地掏翎子、压翎子、耍翎子，转过身去后又是高难度地抛枪、耍枪、转枪、背枪、绕枪。

一系列高难度的技艺令人目不转睛。

台上鼓点铜锣络绎不绝，台下掌声如雷，拍手叫好，

清平低头，轻轻地品了口热茶。

这戏楼甚合她意，佐食的甜点竟是芙蓉糕。

她还是第一次在戏园里吃芙蓉糕。

这芙蓉糕色泽金黄，松软甜香，连面上那一层糖霜都是均匀撒上去的，格外精美，能瞧出做糕点之人的用心。

自从入了宫，她再也没吃过这般好吃的芙蓉糕。

吃完芙蓉糕，那大面也已落下帷幕。

梅郎君再次回到台上，已然是书生模样。

大面之后，梅郎君又来了一出折子戏，讲的是白衣书生与闺阁女子相爱的戏码。

最是俗烂的戏码，可唱戏之人是梅郎君，即便烂俗的戏码，也能叫人品出别样的意味。

因着闺阁女子已有婚约，爱慕书生却又不愿书生见到自己的真实容颜，故两人见面，书生都用如纱白绫覆住双眼。

与梅臻卿对戏的正是红袖。

梅郎向红袖一拱手，唱道：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小生不曾想，姑娘竟在此处。」

只见红袖，一甩水袖，作害羞状。

清平依旧坐在那里，面上淡然，手中的酒杯却不禁捏紧了。

明明应该冲着红袖念唱词，那梅郎却转身，一步一步向清平走过来，走到清平面前。

梅郎君一字一句，对着清平，唱道：「姑娘，小生一片痴心，爱煞你哩！」

清平一下子没拿住茶盏，掉在地下。

等梅郎君下台后不久，便有小厮来迎，说是梅郎君有请。

清平踏出一步，可是却又仿佛畏惧什么一般收回脚来。

她怕是梦，怕那人不是她想见的人。

更怕那人，就是她想见的人。

清平是拖着脚步慢慢地走过去，她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。

一下，一下，都在期盼着。

那个午夜梦回里都不敢忘却的人，如今真的，真的可以见到吗？

台下的梅郎君，还是书生扮相，却没有白纱覆面。

眉目疏朗，肤光如玉。

正是从前那个，天寒为她加衣，下雨为她撑伞，恨不能将她捧在手心的梅臻卿。

清平张大眼睛，几乎有些不敢相信地捂住嘴唇，热泪已经夺眶而出。

清平伸出不住颤抖地手，轻轻地抚上梅臻卿丰神俊朗的脸容。

掌下接触到的肌肤，温凉柔软，是真实鲜活的。

清平用手抹去泪水，将眼睛瞪得极大，唯恐眼前是梦幻，唯恐眼前人会消失不见。

清平有好多好多话想告诉梅臻卿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她顾不上问梅臻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他为什么会成了戏子，这

些全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梅臻卿现在在她眼前。

她只是含着眼泪，一遍又一遍地念梅臻卿的名字，太害怕这是梦。

「臻卿哥哥，臻卿哥哥。」

清平哭得满脸泪水，自父母双亡后，清平总在人前装作清冷庄重，可在梅臻卿面前，她又变成了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。

「臻卿哥哥，真的是你吗？」

梅臻卿没有回话，只是用力抱住清平。

在这人世间跋涉如此之久，如今，心心念念的人儿终于在他怀里。

人生在世，就活着个念想，清平就是梅臻卿的念想，他的一切，他的心之所向，他的寤寐思服。

梅臻卿懂清平的不安与狂喜，他依旧像从前一样，轻轻抚摸清平的脑袋：「是我，清平。真的是我。」

一层秋雨一层凉，暑热的尾声也渐渐消弭。

清平与临川，终究是隔阂了。

那日清平与梅臻卿相认，临川看见后，凉凉一笑：「好，好，原来我不过是牛郎织女的鹊桥。」话语结束，便出门而去。

连着几日，清平一直想去找临川，但临川对于清平的探视，从来只作不知。

临川不肯见她。

清平便在她的府邸外，一直等着。

臻卿哥哥，对清平而言很重要。

临川，同样重要。

临川正在屋外练箭，她常年在边关长大，日常便喜好骑射，一手箭法还是镇北王亲自教授的。

丫鬟小宜走过来，小心翼翼地禀报临川：「小姐，清平县主还在门外站着呢，我瞧这天乌云密布，好像要下雨了。」

「跟我说，我是能拦着雨不下不成？」临川正在气头上，见自己的丫鬟还来替清平说话，没什么好脸色，「你到底是谁的丫鬟？」

小宜告饶道：「我多嘴，小姐您别生气，我这就给您备些甜点去！」

不一会儿，天空已然雷声阵阵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豆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砸了下来。

临川见天要下雨，便走进屋子里。

一壶热气腾腾的安神茶端到了她面前，小宜在她桌上又摆了几盘小点心。

随意拿起一块糕点，发现竟是芙蓉糕，想起是清平最爱的糕点，气得她又把芙蓉糕放下了。

临川白了小宜一眼：「好好地你给我上什么芙蓉糕！你家小姐平时爱吃这个吗？」

小宜知道，自家小姐，是把清平当亲姐妹的，要是清平真出了什么岔子，临川怕是要自责许久。

所以还是忍不住对临川道：「小姐，外面雨这般大，清平县主身子不好，别给淋坏了。」

临川眼皮一跳。

隔了一会儿，小宜匆匆忙忙的跑来，站在她面前，欲言又止，十分欠揍。

「小姐，我看清平县主。」

话还没说完，临川就松口了：「那还费什么话，还不把人接进来！」

「诶，好嘞！」

清平被大雨淋得浑身湿透。

临川把一套干净的新衣递给清平，却又狠狠白她一眼：「我可先说好，我还没有原谅你。你的那位梅郎，哦不，臻卿哥哥，这是把我当鹊桥了。」

「是小宜一直在我耳边念叨，我受不了她那张叽叽喳喳的嘴，才让你进的。我可没有原谅你，你必须好好想想怎么补偿我！」

清平对小宜投以感激的微笑。

小宜见自家小姐都把别人接进来，不过是死鸭子嘴硬，便极有眼色地退下去了，给了清平与临川好好说话的空间。

清平换完临川给的衣服，便坐到临川身边。

她往临川旁边坐近了，临川就不乐意，往旁边挪一寸。

清平近一寸，临川便挪一寸。直到挪无可挪，最后清平还是挨着她坐。

临川气得翻了个白眼。

「怎么样才能让你消气？」

临川哼了一声，白了清平一眼：「那要你把梅郎让给我，你让是不让？」

清平想了想：「他不是物品，不是可以让的。」

「那我若偏要你让呢？」

清平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：「你要首饰衣裳，我全都随你挑。」

临川无语，又翻了个白眼：「那你还来说什么？」

清平说：「我知道我很自私，我想要臻卿哥哥，我也不想失去你。你是我的至交好友。」

临川叹了口气，问道：「以往我问你要什么，你都给，为了他，你竟然宁愿同我生分，他就这么重要？」

清平重重点头：「是，他就这么重要。」

「他与你一样重要。」

临川其实早已经不生清平的气，不过嘴上气不过，想出出气。

「那不让梅郎给我也行，你需得答应我一个愿望。但这愿望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，再同你讲。」

清平知道临川这样，是不生气了，自然样样都使得。答应说好。

清平临川不过都是年纪轻轻的小姑娘，心中疙瘩说开了，两人便又亲亲近近玩在一起了。

清平想念梅臻卿，十分，非常。

久别重逢后，她恨不得日日都跟他在一起。

再次见到梅臻卿那一刻，清平几乎是飞扑入他怀中的。

簌簌淅淅的微雨随风飘落，清平跑得太快，伞落在了地上却浑然未觉。梅臻卿身上是她熟悉的气味，这让清平一颗焦躁的心也有了着落。

「臻卿哥哥，我有十日没有见到你了。」

梅臻卿被清平的孩子气逗笑了：「你记得这般清楚。」

梅雨时节的天气，总是氤氲着潮湿的雾气，濡湿了梅臻卿的如玉面庞，让他的脸有些朦胧，这朦胧使得面庞越发清峻秀美，英气逼人。

他总是这样美好，令人舍不得移开目光。

清平轻轻唤他：「臻卿哥哥。」

梅臻卿没有说话，只是牢牢抱住她。

清平目光凝在梅臻卿脸上，心下忽然有些凄楚：「有时候我自己想，如若我没有入宫，或者我不是县主，那就好了，那我就能日日见到你，日日同你在一起。」

梅臻卿亦凝视着清平，双眸如沉静的湖水般令人沉沦：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追随着你，只是，我只是个戏子，可以给你的太少。」

良久，清平低声道：「你是不是戏子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我心中想的，唯独你一个。我才不管臻卿哥哥你是什么人，我只喜欢你。」

梅臻卿温柔地拭过清平的面庞，话语却是打趣：「那你为何忽嗔忽愁？」

清平推开他的手，哼了一声，嗔道：「我烦恼我的，与你何干！」

梅臻卿便又去捉她到怀中，清平又气哼哼地不让梅臻卿抱。两人这般玩笑打闹，又让清平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。

那时父亲还在，母亲还在，臻卿哥哥也在。

不一会儿，清平重又靠在他肩上，挽住了他的手臂。

梅臻卿回拉住清平的手，将清平拥得更紧。

在这一刻，清平无比确定地坚信，遇见梅臻卿，是上天给她最好的礼物。

梅臻卿肩膀的温度，隔着衣服温暖着清平的脸颊。

秋天就要过去了，或许美好的春天就快要来了。

这是一家售卖绫罗绸缎的成衣铺。

清平一进门，就有店伙计迎上前道，一脸殷勤：「姑娘，买点什么？」

上次同临川和解之后，清平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临川，恰巧临川生辰快到了，便想着给她挑件时兴衣服。

临川一向爱长安城最时兴的东西。这家绮罗阁，正是长安城女眷间最流行的成衣铺。

宫里其实也时常有赏赐的衣物，但宫里人人惯会踩高捧低，好的东西，从来都是嘉莹的，从来落不到清平的手里。

清平环顾了店铺一圈，心里赞道不愧是长安城最火的铺子，店里的各式衣物真是琳琅满目。

清平很满意，便对伙计说道：「你这儿最好的衣服全部给我拿出来。」

「好嘞。」店伙计一边应着，一边却不走，眼珠骨碌碌地在她身上转了一圈，一脸精明，「那个.....姑娘，我们店这儿可是要现结的，概不赊账，您.....身上带现银了吗？」

被他这么一提醒，清平这才想起自入宫以来，身边就再也没带过银两，正在窘迫之际，一声音懒洋洋地自身后传来道：「无论这个姑娘要什么，都拿给她。」

回头，只见好久不见的库木不知什么时候也进来了，正靠在门上，双手环胸，笑吟吟地看着她。

而原本在柜台上低头算账的掌柜，抬头瞧见了库木，神色大变，连忙放下手中的账簿小跑过来，一掀衣袍，就要叩拜，「主子！」

却被库木挡住：「不必行礼。」

「是。」掌柜毕恭毕敬地应完后，转身骂接待清平的店伙计，「还愣着干吗？还不快去把店里最好的衣服统统拿上来，给这位姑娘挑选？」

伙计连忙进屋，不多时就抱了一大堆衣服出来，恭恭敬敬呈到清平面前：「姑娘请看，可有喜欢的？」

清平转头看库木，库木冲她扬了下眉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她也不推辞，从那一堆精美的衣服中，选了一套白玉兰散花纱衣。

那纱衣极美，临川定然会欢喜，想到临川会欢喜，清平的心情也变得欢快起来。

挑好给临川的礼物，清平便走出去，见库木还候在一旁。

清平第一次对他行了个礼，表示感谢：「我回宫后把银子还你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库木笑笑，「我有的是钱。」

出了店铺，才发现竟然下起了雨。

清平问库木：「你既然这般有钱，那能不能再借我一把伞？」

库木被清平逗乐了，看了一眼店铺老板。

那老板便立刻点头哈腰，双手奉上一把伞。

清平接过伞，打开，走了出去。

库木又问道：「县主还不准备回宫吗？」

清平摇摇头：「时间还很早，我要再逛逛。」实际上，清平出宫不易，她是想再去戏园见见臻卿哥哥，再回宫。

清平走啊走，听得后面依稀脚步声，回头，果然又是库木。

不等她问，库木举起双手，替自己辩解：「我可没有跟着你。你逛你的，我呢，是要视察一下我的店铺。」

清平望着道路两旁林立的店铺，略略有些好奇，忍不住发问：「难不成这些商铺都是你开的吗？」

「那倒没这么夸张，只是这长安城里的衣物铺子，十家里，有八家恐怕都是我库木的。」库木洋洋自得，一副嚣张到不行的样子，「我的小县主，没人告诉过你，我是长安城的财神爷吗。不多开些店铺，我的钱从哪里来？」

清平哦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

见清平竟然没有夸赞自己几句，连个表扬的意思都没有，库木脸上有些挂不住，又赶紧继续炫耀：「其实吧，我这人一向低调务实，我本来是不想在姑娘们面前说这些的，太俗太俗！只不过你问起了，我这才不得不说的。我虽然很有钱，但是一向

很视金钱为粪土的。但如若小县主有兴趣，我可以——带你逛一逛我在长安城的店铺，你就能稍微了解，我这个财神爷的称号是不是空穴来风了。」

清平咧嘴笑了笑，觉得这库木就是臭屁了点，也没有她想象中那么讨厌。

「所以呢，我的小县主，你不如考虑考虑。」库木忽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。

清平有些不解：「考虑什么？」

「长安城，像我这么有钱的可不多，更何况我还长得不错。错过我这个极品优秀的财神爷，可就没下家了欸。难道，难道你就半点都不心动么？」

清平回头看库木，见他脸上虽然依旧带着那种懒散的深情，但眼眸中却有着一抹真诚，只不过那真诚一闪而过，又成了一副混不吝的样子：「我可比县主心上的那个戏子好多了，不是么？」

清平抿了抿唇，戒备地问道：「你如何会知道？」

身后好一阵沉默，就在她以为库木不会作答时，库木却又回答了：「县主没有听说过，有钱能使鬼推磨吗？只要稍稍使点钱，这长安城便没有我库木不知道的事。」

清平抬起头，看见飞扬的双眉下，库木一双眼睛毫无笑意。他的每个字都像是在炉火中淬炼过一般，说出来时，字字都在刺

清平的心：「小县主，就算那戏子再出名，你同他，也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」

街上的风一下子大了起来，风刮得雨丝凄冷，让清平的心情一下子蒙上了晦暗。

只有库木的声音，一字一字钻入清平的耳中：「县主该悬崖勒马，免得深陷泥潭……」

清平方才对库木的好意烟消云散，冷冷回道：「这就不劳您费心了。」

库木一双眼睛直盯清平，灼亮逼人：「县主以为，我都能知道的事情，旁人又能瞒多久？你从前整日里闷在宫中，如今天天往宫外跑，但凡有点心的人，都能查出来。」

清平心里一惊，是啊，她只知道日日找臻卿哥哥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踪迹，恐怕早就被人知道了。清平越想越心惊，有股莫名的害怕涌上心头。

抬眸，方才咄咄逼人的库木，又换了一副懒散神情：「况且我很有钱，真的很有钱很有钱。全天下只怕都找不出第二个，我未必不是县主的良人。」

清平没有说话，明明天还下着雨，却把伞收起还给库木，眼神里全是拒绝。

她转身欲走，衣袖却又被再次抓住，库木将伞撑开，递还给清平，故作轻松地说：「让姑娘淋雨，说出去我库木可没脸见

人。」

「如若将来，同他在一起太辛苦，不如回头看看我，我的小县主。」说罢，不等清平回应，库木已消失在朦胧的雨雾之中。

中秋当夜，正是合家欢乐时。

后宫通明殿大开宴席。以皇后为首，公主及后宫妃子相陪，清平也同席。

殿内繁花团放，犹以桂花最盛。桂花辅蟹，佐以美酒。各色山珍海味，更有时令鲜蔬瓜果无数。

众人设条案于高座之下，满桌美馔，殿中还有一应舞姬祝兴。清平坐在高阶侧案边，看着满殿女眷。阶高者一人一桌，阶低位下者两人或者四人一桌。依次而列。

因着前些日子，宫中隐隐有风声，说是皇后想为太子选太子妃，因而今日的这出中秋宴席，人人都说，是皇后特意来相看各家适龄女子的。

因此，歌舞虽妙，众人心思却不在这。

歌舞罢后，便进入各家进贺中秋献词的环节，这可是大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。

中秋宴席的气氛一下子便热烈高涨起来

宴席中，各家女眷一个个都摩拳擦掌，人人都想着势必要在宴席上艳压群芳，拔得头筹。

各家姑娘们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，献艺的献艺，展才的展才。一会的工夫，殿前阶下的置物台上已经摆了光禄大夫独女画的马，中州刺史二女题的字，少府少监侄女剪的纸，尚书诸司侍郎小女绣的帕，大都护府副都护女儿酿的酒……更有谱曲弹乐的，起舞的。无甚才艺的，还学了民间玩击鼓传花，来讨皇后开心。

宴席中，人人都恨不得凑到皇后跟前去。

但清平实在对这热闹的宴席不感冒，她也不想出风头，酒过三巡，便以不胜酒力为由，向皇后请辞离席了。

今日月朗星稀，月明如盘，柔风一吹，甚是舒服。清平带着丫鬟，慢慢沿着御花园往宫中走回。

御花园里已然满是秋色，秋霜在月下洒满花园的残荷与秋菊，袅袅的秋风充盈着丹桂的飘香。这一片金风玉露的美景，与殿内的歌舞生平遥相呼应。

清平立在荷塘畔，看了好久的月，忽然间觉得风大，有些冷，便预备离开了。

正抬步欲走之际，却忽然发现荷塘边有两道身影。

只是两人都是背朝着清平，让清平看不清脸。

应是互生情愫的小儿女，清平本无意窥探他人秘事，正欲离开，女子的声音却让清平止住了脚步。

是嘉莹。

原来是嘉莹在御花园私会太子。

因是节庆，这御花园里为了应景，花间树上都绕着彩灯，宫檐角也挂着明艳的宫灯。处处皆是流动的光芒，与月相争辉。

嘉莹从广袖中拿出一块物事，是玉佩，在月光下泛着润泽的光泽。

她把玉佩捧着递给太子：「这块玉是殿下上回落在皇后娘娘宫中的。」

「哦？是么？」太子含笑说道：「多亏妹妹替我收着。」

嘉莹脸上有些凄苦的神色，她抿了一下唇，说：「我是想早些送还给殿下，因为我眼瞧着就到了出阁的年纪，指不定哪天，皇后娘娘就把我赏赐给哪国质子，我要是和亲离京，就来不及还了……」

太子皱眉道：「好端端的为何提起这话，是母后说了什么吗？」

太子非后宫中人，没有参加后宫女眷的中秋宴席，自然是不知，通明殿里世家女子为他争奇斗艳的盛况。

嘉莹连说不是：「皇后娘娘贵人事忙，如何能想得起我。只是我自己担忧，我与殿下，恐怕是有缘无份。」

嘉莹说着说着，眼泪已开始在眼中打转，便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太子心疼，把嘉莹拥到怀中，连连安慰，哄道：「我的心思，你是知道的，除了你，旁的人我都不要，和亲这回事，你完全不必担忧，我如何舍得你。」

嘉莹听了，便谢恩起身：「我替殿下把这玉佩带上吧。」

太子点点头。

嘉莹慢慢靠近太子，将这玉挂重新系在他的腰间垂带扣里。

太子垂头看着嘉莹，气息扑洒在她的颈间，暧昧的情愫迅速升温。

因着两人抱在一起，距离太近，太子忽然问到一股香气，从嘉莹身上传来。

「妹妹近日熏的什么香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。」

嘉莹低垂着头，分外温婉：「是苏合香。」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身后掏出一个香囊：「我替殿下也备了一个，殿下倦乏的时候，可以点上，有醒脑清心的功效。」

太子伸手接过，却是连香一并握住她的手，指尖若有似无抚过。

嘉莹害羞地低下头。

「香囊同香，都是你自己制的？」太子收下香囊，问道。

嘉莹点头：「自己制的，才算是自己的心意。」

太子拉过嘉莹的手，心疼地抚摸：「香囊和熏香，东宫都不缺，以后不要再为我做这些了，你的手是弹琴绘画的，不是为我做这些杂活的。」

嘉莹轻轻嗯了一声，却没敢看他。

眼见着风起，太子便松了嘉莹的手：「如今风大了，我送你回去罢。」

太子将嘉莹拥到怀中，月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长长得，交叠在一起，两人混似一体不可分割。

而后太子便携着嘉莹，往东宫去了。

清平看完两人私会，忽然间替通明殿中，争奇斗艳的世家女儿们感到忧伤。太子一心系在嘉莹身上，就算她们嫁给太子，有嘉莹在，可会分到半点宠爱？

临川生辰这日，清平早早就离宫，带上给临川特意挑的礼物。

想到临川看见自己挑的白玉兰散花纱衣定会开心，清平的心情也格外愉悦。

刚下马车，小宜就已经出来迎接清平。

清平还以为，是临川特意吩咐的。

结果小宜开口说道：「县主，我家长公主请县主前去一见。」

「敏慈长公主要见我？」

小宜点头。

敏慈长公主便是临川的母亲。清平母亲在世时，与敏慈长公主相交甚好，清平当日及笄礼，便是这位敏慈长公主主持的。

清平跟着小宜，来到了敏慈长公主的房内。

屋内茶暖炉香。

敏慈长公主端坐在暖炉旁，着一水色云纹衫广袖长衣，云髻一色千叶攒金盘螭首饰。她端起贡窑冰纹白玉盏，品了一口上好的太平猴魁，

自镇北王妃去世，敏慈长公主对清平的怜爱又深了几分，时时事事照拂清平，清平很感激。

见到清平，敏慈长公主放下手中的白玉盏，召清平在身边坐下，满面皆是慈爱的微笑：「平儿如今出落得如此美丽，你母亲泉下有知，也会欣慰罢。」

清平捧起茶盏浅呷了一口，蒸腾的水汽升上来，模糊了她的双眸，她眼中开始湿润。

想起旧人，敏慈长公主心中亦是凄伤，镇北王妃是她毕生知己，她的离世，让敏慈也一直不能释怀。

敏慈拭干眼角的眼泪，说道：「明明是找你来说正事，我又提这些作甚么。」

「我今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」敏慈长公主慈爱地望着清平：「昨日皇后召我去宫中，说起了给太子选妃的事，平儿，我看皇后那意思，这太子妃之位，应当是你的。」

一室寂静，光影斑驳，只有熏炉中袅袅升腾的沉香缭绕。

清平抿了抿唇，睫毛如蝶翅轻轻一挑：「殿下，我，我，我并不同意嫁给太子。」

敏慈长公主疑道：「为何？从前谁人不知，平儿你一门心思想嫁给太子？」

清平慢慢叹了一口气：「那是小时候不懂，什么叫喜欢。」

敏慈长公主笑容一闪：「论尊贵，太子是上上人选；论样貌，举目当朝世家男子，亦无人能及太子风采。他于你，是良配。」

清平定一定心，还是坚持：「我并不喜欢太子。」

敏慈长公主的神情变得严肃：「平儿，不喜欢的人可以慢慢变得喜欢。」

清平道：「如果我心中无人，那么嫁给太子，我亦无话可说。可是我现在心中已经有了真心喜欢的男子了。」

「那么，那人是谁？」

屋内并未关窗，窗外的风吹进屋子，吹起清平的芽黄轻绡长裙，可清平心中的闷，风再大也吹不散，她苦笑道：「那人，那人，那人……」

「是那戏子吧。」

清平下意识想否认，即便敏慈长公主一向待她如亲女一般，清平也不想让自己的心意被旁人知道。

她不想再重蹈覆辙。

但敏慈长公主从小看着清平长大，清平的心思哪里藏得住。

清平心虚，抵不过敏慈长公主锐利的眼神，终是点点头：「或许于旁人而言，嫁给太子是天大的荣耀，可是在我心中，琴瑟和鸣才是好姻缘。父亲母亲夫妻情笃，恩爱如斯，我也希望和他們一样，找到自己真正喜爱的人共度一生，而不是做一对表面上的夫妻。」

敏慈长公主叹了口气，道：「平儿，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你以为皇家的婚事，在意的是两情相悦吗？你可知道为何，皇后想要你嫁给太子？」

清平摇摇头。

敏慈长公主接着说道：「因为皇后想要镇北军。平儿你身后站的，是整个镇北军。如今镇北军名义上属于皇室，实际上只听你武穆叔叔一人的话，皇上下了三道圣旨，传你武穆叔叔来京，你武穆叔叔都以战事胶着拒不接旨。只有娶了你，镇北王之女，镇北军才可能彻底归顺。」

武穆叔叔是父亲手下第一大将，对父亲最是忠心不过，父亲遇刺身亡，武穆叔叔从外地一人一骑、不眠不休赶来，一身雪亮铁甲都来不及卸下，就跪倒在父亲灵前。

战场上厮杀无数的昂藏七尺男儿，却哭肿了双眼，连站都站不稳。

清平急道：「那我可以去找武穆叔叔！我可以劝武穆叔叔来长安。」

敏慈长公主蹙眉，道：「傻孩子！武穆要是来了长安，你以为他还回得去镇北军么？他来了京城，就意味着镇北军会被彻底分化归入到朝廷中。如今镇北军是你最大的倚靠，你将镇北军交给朝廷，就再无依仗了！日后你无依无靠，岂不是任人拿捏！」

见清平神色坚毅，敏慈长公主怕清平心慌则乱，做出傻事，劝道：「你莫要着急，太子的婚事不是一时一会就能议定的，且等我再去探探皇后的意思。」

她仔细盯着清平道：「可是，就算不嫁给太子，平儿你想想，以你的身份，县主之尊，有可能嫁给一个戏子吗？」

清平自悔失言，忙拉着长公主祈求，眼中隐隐有泪珠浮动：「那还请殿下帮我探探皇后娘娘的口风，我实在是不愿意嫁给太子。」

敏慈长公主叹了口气，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，只说：「川儿等你许久，你先去找她罢。」

清平拭掉眼角的泪，点点头去了。

公主府的园林布局巧妙，很具江南特色，既有檐牙刺天，栋角连云，也有暗中通明，曲水回环。

在青石板的路上，穿过一重又一重的月洞门，便到了临川的院子。

临川正在对镜梳妆，见清平进来，一脸愁容，便扬手示意小宜下去。

「听说公主大人找你了？」

临川淘气，从来不肯称呼长公主为母亲，而是成天公主大人，公主大人地叫。

清平把方才长公主说的话，一五一十告诉了临川。

临川听完，皱起了眉。

「那你怎么办？」

清平摇摇头：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我知道，我不想嫁给太子。」

临川听罢，也替清平感到忧伤：「可是如果皇后真的要你嫁给太子，你又当如何呢？」

清平满面愁容，叹了口气。

临川安慰她说：「你要不要趁着今日出宫，同梅郎商量一下？两个人共同商量法子，总比你一个人在这里瞎着急好。」

清平点点头，其实她正有此意。她问：「可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我不在，你会不会扫兴？」

临川听了，爽朗地笑了：「咳！生辰年年有，这有什么。更何况，我现在也有了喜欢的人。我懂你的感受。」

清平从未听临川提起过，她有喜欢的人，好奇问了句：「那人是谁？」

临川脸腾地一下红了。

清平第一次见临川如此，如此害羞又欢喜。

临川却不肯说那人的名姓：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喜欢他，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同样喜欢我，等我明确了他的心意，再同你说。」

清平也不勉强，给了临川重重一个拥抱。

「我们都一定要得偿所愿！」

所有的人都告诉她，她应该嫁给太子。只有临川懂她。余生能得如此一知己，足以。

清平直奔梅臻卿的屋宅。

长巷尽头有人家。

马车远远停下，清平将窗打开一线，透过连绵的雨帘望着长街尽头的那扇朱门。

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。梅臻卿同她说起过自己的住宅，清平曾经很多次从巷外经过，也想过进来看一眼，但每每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放弃。那时总想着没有关系，来日方长。就在前日，她还与臻卿哥哥一起湖上泛舟，臻卿哥哥的笑容和温柔，还清晰地印在脑中，未曾淡去，彼时以为那便是幸福的极致了。

但谁能想到，她曾经以为的地久天长，原来如此危在旦夕。

长街那头。

脑海中描绘了千万遍的人影出现在视线之内。

梅臻卿一袭月白色长衫，一柄竹节伞，缓缓走来。

臻卿哥哥，她的臻卿哥哥。

满腔的渴望生出冲动的双翼，清平一把推开车门，跳了下去，正准备飞扑到梅臻卿怀里。

却有人比她抢先一步。

是一个女子，身着一袭红衣。

没有撑伞，冒着纷纷的秋雨，踩溅着满地的积水，就那样一路冲到府门前。

因为梅臻卿是背对着清平，清平看不见他的表情。

清平却看清了那女子，是红袖。

只见红袖扑将过去，一把抱住他。

雨水落下来，将两人笼罩在一片雾蒙蒙的水气之中。

清平手上的伞，就那样啪地掉到了地上。

风雨凄迷，天地间，一片清愁。

清平抬起头，脸上湿漉漉一片，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。

她望着雨中的两人，红袖似乎在同梅臻卿说些什么，因为隔得远，清平听不见他们交谈的声音。

臻卿哥哥啊.....

他可知道，皇后要她嫁给太子的消息？他可知道，她是多么不愿嫁给太子？他可知道，她现在有多害怕多难过？

清平站在外地，看着红袖抱着梅臻卿，满心委屈，嘴唇颤抖，浑身气到发颤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

她连走上前，去质问的勇气都没有。

红袖松开梅臻卿的怀抱后，看见了清平。

梅臻卿顺着红袖的眼神，转身，也看见了清平。

梅臻卿见清平没有撑伞，很是着急，立刻大跨步朝清平走过来。

清平方才的委屈一下子爆发，狠狠瞪了梅臻卿一眼，不欲同他说话，转身就要走。

梅臻卿想拉清平，清平却一把甩开梅臻卿的手。

梅臻卿把伞撑到清平头顶，清平也装作看不见，故意走到雨下。

梅臻卿跟过来，她就走得更远。

是红袖走上来，冲清平行了个礼：「清平县主，可否听红袖一言？」

情敌当前。

清平当然是，同意了。

她倒要看看，红袖想同她说些什么。

三人一同进了梅臻卿的宅子。

这是她第一次跨进梅臻卿的屋子，才知道院子里的装潢，同她先前在镇北王府的住所一模一样。她恍惚间甚至以为，自己又回到了镇北王府。

无论是院落的布置，青石路的走向，屋内的陈设，统统都是她喜欢的风格，甚至此时案上常备着的，也是她最爱的芙蓉酥。

几旁茶暖炉香。

梅臻卿让清平换了身干燥的衣衫，替清平擦干了头发。

清平本来不想理梅臻卿，但梅臻卿却难得如此坚决：「今日雨大，你本就淋了雨，再不好好将息，受了寒，只怕今晚又要辗转难眠了。」

清平没办法，谁叫他说得对，而且，谁叫她喜欢他。

只得乖乖换了衣服，由着梅臻卿给她擦干头发，梅臻卿还喂她喝了一大杯驱寒的姜茶。

清平来到茶室时，红袖已等她许久。

清平神色也平静了很多，不复之前雨中的愤怒。

结果红袖一开口，差点惊掉清平的下巴：「我后日，便要嫁人了。」

「县主莫介怀方才的事，方才是我突然抱的梅郎。」红袖笑了一下，眼里有惆怅，遗憾和不甘：「是我一厢情愿。」

「我跟梅郎多相配呀，我也算是长安城里数一数二的花旦；而梅郎，这长安城哪个女子不想多跟他说几句话，哪怕是让他多看几眼也好，可无论那些贵女们多喜欢他，也只能在台下，远远地看着他。只有我，可以与梅郎一起上台演折子戏，能站在梅郎身边的，从来只有我。虽然我知道，梅郎的心里一直没有我。我本来想，即便他心里没有我，我长长久久地守着他，终有一日，他会回头看看我的吧。」

「可是你出现了，清平县主。我从来没有羡慕过旁人，可是我好羡慕你。因为你，我知道我这一生，都等不到梅郎了。」

清平听着，默默不语，只是攥紧了手中的茶盏。

红袖自嘲地笑了，继续说道：「县主，你永远不会知道，为了学戏，为了在长安城等你，梅郎吃了多少苦。请你不要辜负他。」

红袖说罢，将茶盏中的茶一饮而尽，环顾茶室，似是在与过去那个单相思的自己做诀别，而后毅然转身离开了茶室。

只留清平一个人在茶室，良久无言。

许久之后，梅臻卿见清平还未出来，便来茶室寻她。

梅臻卿一直注视着清平，无限关爱，仿佛是看不够的样子，专注凝望着不肯移开，目光温和得似能淌出水来，里头有微漾的星芒璀璨流转。他的声音像在唤永不可得的珍宝——「平儿」。

清平心中激冷一疼：「臻卿哥哥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想起方才红袖的话，不知道臻卿哥，在以往的日子里，为了她，受了多少苦，心疼地直掉眼泪。

任凭梅臻卿如何唤她，她也不说话，只是一味地哭。

梅臻卿望着她，时间长长，最后轻叹一声，走上前来，为她拭泪。

清平一动不动。

白巾沾上眼泪，很快漾开，梅臻卿一点一点帮她把眼泪擦掉，动作轻柔，神情专注，像是在拭擦一件稀世的瓷器。

梅臻卿对她温柔地笑了，怕清平着凉，给她披上灰色大氅。

清平揪紧大氅，极力克制着心中心疼的情绪，问一个她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：「告诉我，臻卿哥哥，你是否像我爱你一样爱着我？」

梅臻卿望着清平，目光温和而纯白，清明似霜雪：「是的，我爱慕着县主。从很久很久之前，我就爱慕着县主。」

清平的泪，又不争气地落了下来，心里充斥着膨胀得快要裂开的喜悦，扑进他怀中紧紧拥抱住他的脖子。

秋日的月光，清冷如洁白的霜，照在梅臻卿俊俏的容颜，光华宛转。

「臻卿哥哥，带我走，好不好，我们离开长安城，好不好？」

梅臻卿紧紧将清平拥在怀里，用力抱紧怀中的温热，这是他毕生追求的温热。他用力点点头：「天涯海角，只要有 you，我都愿意去。」

青玉茶案上，新茶初沸。

库木凝望着对面煮茶的清平，不动。

没想到她竟会主动约他来茶楼品茶。

瑰丽的珊瑚树旁，但见她明媚皓齿，朱唇玉面，娇憨可人。

库木抿了口清平泡的茶，他知道长安好茶道，清平是长安贵女，自然于这上头颇有些造诣。

他品了一口，顿觉唇颊生香，不觉畅然一笑：「好手艺！」

清平矜持地点了头，算是回应了库木的夸赞。

「小县主，好久不见。」

清平静默了半刻，才回应道：「库木王子近些日子可还安好？的确，是好久不见了……」

库木抬起眼睛，顾盼几缕眸光，氤氲出些许情意，但情意倏忽而逝，被他很快用倜傥的笑意掩去。他的表情有些调侃，又有些欢喜，轻声道：「确切来说，是一个月零三天，整三十三日。」

清平一呆，话语哽咽在咽喉之中。她此番特地约库木来此，为的乃是求他帮忙。虽然她平素不喜与库木相交，但她如今遇到的麻烦，只有身为异族王子的库木可以帮忙。

从得知皇后欲将她嫁给太子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决心要写信，劝武穆叔叔来京；可是武穆叔叔受了父亲临终之托要守护她，所以顶着朝廷的压力，也要守在镇北关，不回长安；而她只有劝武穆叔叔来京，才能与镇北军解绑，皇后才会打消将她嫁给太子的想法。

可她现在人在宫中，周围不知道有多少皇后和嘉莹的眼线，所以她不会动用宫中的人去将她的亲笔信给到武穆叔叔；也不能拜托临川，临川行事素来大大咧咧、无甚心计，让她替自己传信，恐怕信还没出长公主府大门，敏慈长公主就会将信拦下来，因此在最危急时，便想起了库木。

库木是北境鄯善国质子，平日与鄯善国内定有自己机密的通信方式，而武穆叔叔正在镇守北境。只有通过库木，清平的亲笔信，才能到达武穆叔叔的手里，且不被第三人查看信件内容。

然而，明明是来求库木帮忙送信的，却因库木的这一句话，而变了滋味。

清平心中不是不清楚：库木对她有好感，她知道，有些事情，一旦牵扯，就再也断不干净。

可旁人说的话，武穆叔叔不会听也不会搭理，只有她能劝动武穆叔叔。所以她必须给武穆叔叔送这封信，而信想要安全送达且不被第三人查看，就必须由库木帮忙。欠库木的恩情，她之后一定会还。

镇北军是她的倚靠，是她在宫中安虞生活的保障，她知道；武穆叔叔在北境才能弹压朝廷，回了长安极有可能被架空权力，做一个名不副实的大将军，她知道；劝武穆叔叔回长安，对不起父亲的多年基业，对不起武穆叔叔的忠肝义胆，对不起长公主的苦口婆心，她也知道。

可是她还是要劝武穆叔叔回长安。

因为她快要窒息了，在这莫大的长安城。这长安城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，她是任人宰割的金丝雀。只有臻卿哥哥，是她的情之所系心之所向。

她想逃离这偌大的长安城，跟臻卿哥哥一起逃走，在这之前，她就必须摆脱镇北军的守护，哪怕这是她的立身之本。

清平是怀璧立于闹市之人，因为镇北军，人人都想打她的主意。因为镇北军站在她身后，所以嘉莹处处看她不顺眼，处处

挤兑，所以皇后心心念念想要把她嫁给太子，只有与镇北军解绑，她才有可能获得自由身。

就在她内心愁肠百转之际，库木用一记清朗的笑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，抚了抚鬓角处的长发道：「这么多天以来，我可是天天算着、日日挂念，心想着你到底有没有可能主动找我说话，谁曾想今天我真的美梦成真了……」

清平明知他在说谎，还是忍不住被逗乐了：「王子说笑了。」

「从前我日日往皇后宫中递拜帖，日日往长公主府递拜帖，想尽一切办法，找了许多人帮忙，也得不到小县主的回复，」库木轻叹道，「谁能想到，今日竟会主动来找某。」

「是我的错，不该如此怠慢王子。」清平回道。

库木轻轻叹了口气，自嘲道：「我哪里是在怪你，我又哪里会怪你。」

怕清平自责，库木岔开了话题：「县主今日找我有何事？肯定不是来找我叙旧的吧？是想找我借钱吗？」

清平摇摇头。

「噢」，库木疑惑，「除了借钱，我想不到其他原因了，县主你要是缺钱尽管开口，旁人问我借钱我不干，但你只要开口，金山银山我都送给你。」

见清平没反应，库木更疑惑了：「难不成县主还真是想找我叙旧？」

果然是库木，不出几句话，又不正经了。清平生怕库木想东想西，连忙出声阻止：「我是想求你，帮我带一封信到镇北关。」

「镇北关，给谁？」

「镇北军之首，武穆大将军。」

库木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，望向清平的目光里，多了几分感慨：「是因为皇后，想把你嫁给太子吗？」

库木竟然也是知道这些事情的。

清平抿嘴：「这长安城，果然处处都是高人」

库木很勉强，才在嘴角扯出一抹微笑：「看来我猜对了。为了那梅郎君，你竟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。他知道你的决定吗？」

清平摇头：「臻卿哥哥若是知道，肯定会担忧。我想自己把事情解决掉。」

库木被清平这句话牵扯出了许多情绪，眸光闪烁，眼神中略有苦涩。为了掩饰那种情绪，他将杯中上好碧螺春一饮而尽。

「好，我帮你送。」

回宫后，清平妆饰完毕，依照惯例，先前往未央宫给皇后请安。

她出发前，还吃了几块御膳房做的芙蓉糕，甜甜的味道盈满口腔。想到库木会把她的亲笔信带给武穆叔叔，她心里满是欢喜，不紧不慢地乘着轻辇前往未央宫。

未央宫位于禁宫东南位，四周筑宫墙，处于一个独立宫落群正中，是皇后居住之地。未央宫居中，周围设有一系列辅助建筑。清平就住在未央宫旁的漱玉楼，再旁边就是嘉莹的清漪阁。

殿内设有佛堂，皇后每日晨晚理佛之时不由人打扰。于是清平在前殿一直静静等待。

不一会儿，嘉莹也来了未央宫给皇后请安。

清平同嘉莹向来不对付，因此两人也并不见礼。

清平就当看不见嘉莹。

无奈她当看不见，挡不住别人走上前来讲话。

嘉莹向清平走近，压低了声音，一双乌瞳深深，浓不见底。

「我还没恭喜妹妹，这太子妃之位，绕来绕去还是妹妹的掌中之物。」

清平被如此半讽刺半夸赞，心里却没有愤怒，她在嘉莹手底下吃过很多次亏，知道她主动找上来，总是没有好事的：「话可不能乱说，难不成这宫里的事情是姐姐说了算？」

嘉莹眼神闪过厌恶，以一种异常缓慢的速度吐出来，字字带笑，却如针刺耳叹道：「本来太子妃之位确实非妹妹不可，可惜.....」

「可惜什么？」

见她话里有话，清平正欲追问，却见皇后理佛完毕，由宫女搀扶出来饮茶。

清平只得作罢，与嘉莹赶紧上前拜见。

皇后今年四十有五，但因保养得宜，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。她今天着明黄色云纹盘花衫，宽袖长襟，上戴朝冠，朝冠用薰貂，上缀有红色帽纬。顶部分三层，叠三层金凤，金凤之间各贯东珠一只。帽纬上有金凤和宝珠。冠后饰金翟一只，翟尾垂五行珍珠，共三百二十颗，每行另饰青金石、东珠等宝石，末端还缀有珊瑚。

皇后细长的凤眼打量着清平与嘉莹，而后开口说道：「这些日子，不知为何，本宫这心里总是闷得慌。」

嘉莹建议道：「前些日子，御花园里进了好些菊花，娘娘不若去御花园散散心？」

皇后点了点头，也好。

于是嘉莹与清平一道，扶皇后起身。三人慢慢沿着侧堂向中殿而去。

取道中华阁，绕九曲回廊向中都园慢踱。中都园是未央宫西侧的一个花园，与中间前御花园相通。

花径有人影闪现，似是不料会有人行经此处，正欲往假山后躲去。

嘉莹却眼尖，轻声惊讶：「太子殿下！」

声音极小，却足够令皇后听到了。

皇后显然没想到太子居然撑在花荫里头，愣了一下，身后的随从呼啦啦跪了一地，根本不看抬眼看这宫闱秘事。

「太子在这里干什么？」

皇后哼了一声，看太子衣衫半散，面上分明是欢爱后的潮红与满足。还有他身上沾的一片片花草叶，和假山后那露出的半片衣衫。这场景，皇后霎时什么都明白了。

她声音微厉，眉尖紧蹙，紧紧盯着太子。太子慢慢向前踱了一步，躬身道：「儿臣给母后请安，母后今日也来赏花？」

皇后待宫人走尽，迎着 he 向前一步：「太子不在东宫，却跑来这里？」她的凤眼看了一眼假山，「本宫倒想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不要脸的玩意儿？居然敢在宫里做出这等不成体统之事！」

「母后请息怒，是儿臣扰了母后的清静。儿臣向母后请罪！」太子挡在皇后身前，阻止皇后再往假山前行。

「如此狐媚之人。本宫断不能容。」皇后怒意滔天。整个人气到微微颤抖：「现在这里没人。让那小蹄子给本宫出来。到未央宫再说。」

「是儿臣之错。请母后责罚儿臣。」太子满面羞愧。低垂着眼眸说着。

皇后抬头盯了太子半晌。忽然低语：「你是太子！一言一行，天下人都盯着，你应为天下之表率！」

她这话一出，太子微颤了一下，微哑了声音说：「儿臣知道。」

皇后叹了一声，又瞄了一眼那假山。见清平和嘉莹都在，终是不愿意在这里令太子下不来台：「今日的事，谁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本宫先要了他的脑袋！」说罢。她转过身，头也不回地往未央宫的方向而去。

清平紧跟着皇后离去，心里却如擂鼓一般不能平静，方才即便太子挡着，她也瞧见了假山后露出一角衣裙。

只消一眼，她便认出来了，那是白玉兰散花纱衣。

是她送临川的生辰贺礼。

第二日清晨，清平便匆匆出宫，赶往长公主府。

长公主素喜焚香。

此时，屋内光线晦暗，青铜熏炉中焚着清新淡雅的苏合香，淡白若无的烟袅袅被镂空雕花长窗外拂来的轻风吹散，窗外是微蓝的天色并一树浓艳的花开。

敏慈长公主脸色并不好，瞪着仅着单衣，跪在地上的临川，一脸愠色。

小宜带清平进屋，心疼地看了一眼自家主子，知道自己说不上话，便退下了。

敏慈长公主见清平进来，脸色有所松动：「平儿来了，坐。」又望着临川，似笑非笑，道：「你怕是不知道，你的好姐妹瞒着你，做了什么丢脸的事。」

清平知道，敏慈长公主对临川一向宠溺，是实实在在当宝贝捧在手心的，如今能让她如此大动肝火，怕是与昨日御花园之事脱不了干系。

清平忙开口替临川说话：「殿下消消气，无论什么事，都先让她起来吧，如今天气这般凉，临川别着凉了。」

敏慈长公主听完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着临川的鼻子骂道：「混账东西！」又道，「你做的那些事，我都没脸替你说，你自己跟平儿解释吧！」

说罢，便摔门而出。

清平赶紧想把跪着的临川扶起来。

临川却挣脱清平的双臂，坚持要跪在地上：「我有愧，我对不住你。」

清平叹了口气：「没有什么对不对得住，我们之间何需说这些。」

临川却仍旧一脸愧色，她不敢与清平对视：「你可记得，我从前与你说过，我有了喜欢的人？」

清平点点头：「记得的。那人，是谁？」

清平心里已然知道答案，但她不想戳破。

临川声音凄凉：「是太子。清平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心里的人，是太子。」

清平昨日便猜到，如今听临川承认，心里并无波澜。她拉起临川的手，说：「你也一直都知道，我对太子无意，你喜欢他，亦不妨碍我，所以毋需觉得对我有愧。」

清平把临川扶起，坐到香案旁，想了很久，还是问道：「昨日，御花园里，是你吗？」

临川一听，立刻红着脸，看了清平一眼，点头。

清平又道：「昨日你不知，皇后娘娘回了宫中，发了好大的火，千万莫让皇后娘娘晓得，昨日的人是你。」

临川点头，抿了抿嘴：「他说过，会保护好我的。我相信他。」

清平叹了口气，斟酌了好久，说道：「但是临川，你从前一直不在长安，你不晓得，太子，跟嘉莹……」

还未等清平说完，临川就急匆匆打断清平的话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可那已经是从前了，是他说的，现在他的心里，只有我。」

临川抓住清平的手，眼中有泛动的泪光：「你不知，我有多羡慕你，能够得梅郎如珍如宝的呵护与爱恋，我每次看到梅郎看你的眼神，那么炽热，那么刻骨铭心，也希望遇到这样一个人，眼中只有我。」

临川眼中已是一片润泽：「其实，我最开始喜欢他的时候，根本不晓得他是太子。当时是在行苑猎鹿，我的马儿受了惊，一路挣到悬崖边，差点坠马的时候，是他救了我。他穿着一身绛紫色胡服，我还以为是养马的倌人。」

「他长得那么好看，又那么温柔，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特殊的女子，」临川满是娇羞，回忆着与恋人相处的点点滴滴：「在行苑那几日，他每日都陪我一道骑马，我们去看晚霞看山涧，与他在一起，哪怕是什么都不做，我都觉得欢喜，你懂吗，清平？」临川满是期盼地等着清平的回应。

清平想起之前，撞见嘉莹与太子恩爱的模样，实在是信不过如此见异思迁的太子，把临川交给太子，她担心临川会受伤害。

可是，清平也知道，临川有多么期待她的支持与认可。

清平深深皱着眉，僵硬地点点头：「我懂的。跟臻卿哥哥在一起的每时每刻，我都觉得弥足珍贵。可是，」清平还是不放心的，告诫道：「即便太子对你有意，嘉莹也不是好相与的，我从前就没少在她手底下吃亏。她那人心计颇深，手段也十分了得，又一心想嫁给太子。你若将来嫁给太子，必得日日与她相争，这样的日子，你确定愿意过吗？」

临川默了片刻，目光坚定地开口说道：「能与他在了一起，刀山火海我也赴得。」

清平知道，一旦女子爱上一个男子，是万万听不进旁人劝的。她能做的，或许只有站在背后，尽最大的力量保护临川不受伤。

她紧紧握住临川的手：「无论你打算如何，我都陪着你。」

时值正午，烈日当空。

清平立于太常门旁最高的酒楼，居高俯瞰，可以清楚看见武穆叔叔带着镇北军入长安城的盛况。

大将军武穆回长安的消息一出，成百上千的百姓早早将入城官道围挤个水泄不通，但凡可以看见城门的楼阁，都挤满了人。莫说老百姓，连太子都要出太常门来迎接。

今日清平、临川与库木一同来此。清平是为了迎接武穆叔叔，临川是为了来看太子，库木则是为了看清平。

能与清平多待一会儿的机会，库木从来都不会放过。

库木极是殷勤地端上一碟蝴蝶酥，递给清平。

清平礼貌地拿起两块，一块给自己，一块给临川。

「长公主殿下怎么肯放你出来，不是关你禁闭吗？」

「公主府今日夜宴，公主大人且有得忙，哪里顾得上关我。」
临川嘻嘻一笑，「对了，公主大人说了，要叫上你一起。」

「夜宴？」清平转眸一想，「殿下是要设宴给武穆叔叔接风吗？」

临川道：「正是」

清平点点头：「我正愁没地方与武穆叔叔说话，那等一下我便与你一道回公主府。」

一声低沉肃远的号角吹响，城门徐徐开启，自远而近传来的齐整震地之声，拔山举鼎、气吞山河，每一下，都巍巍撼动着整个长安城。

镇北铁骑虽只百骑，却齐齐发出震天的三呼万岁之声。毕竟是血与火的战场中走出来的雄浑呼喊声。只有浴血疆场、身经百战、坦然直面生死的镇北军，才有这样摧枯拉朽锐不可当的气势。

镇北将士，是北境之外沐血而归的勇士，曾无数次用敌人的热血浸染自己的战袍，而太子身侧的禁军不过是毫无威慑的花拳

绣腿。

镇北将士铁骑，连甲冑上的风霜征尘都未洗去。太子身侧的禁军看似衣着鲜亮，但在真正刀山火海闯荡过的军人面前，风光八面的禁军不过是表面光鲜的装饰物而已，连禁军身侧仪仗的马匹，都被镇北军浩浩荡荡的声势惊得站不住脚。

镇北军，人人皆是戎马倥偬、威风凛凛的好儿郎。

这是爹爹的镇北军啊！这是爹爹一生的骄傲啊！

清平抑制不住心中的骄傲，眼里不由泛出润泽。

她的心里满是骄傲，可此时又浮起彷徨。

爹爹一手撑起的镇北军，爹爹倾尽毕生心血的镇北军，爹爹最为骄傲的镇北军，如今，就被她亲手送了出去。送亲笔信给武穆叔叔之前，清平就面见过皇后，希望以武穆叔叔回京，换得她不嫁给太子。皇后当即答应，毕竟许清平太子妃之位，也只是为了帮助太子得到镇北军而已。如今，清平亲手把镇北军送给了皇家。这是父亲留给她的礼物，只因为她希望，用镇北军来换取自己的自由。

镇北军中一人一马出列，围观百姓们发出惊呼，纷纷喝彩，正是战功彪炳的武穆大将军！身后百骑镇北将士依序而行，步伐齐如一人，每一下靴声都响彻太常门内外。

自镇北王身故之外，武穆，便是最令长安百姓敬仰的大将军。

吉时一到，礼乐齐鸣，金鼓三响，沉重的宫门缓缓打开，太子一身红色袍服，从太常门内走出，两列禁军甲冑鲜亮，驻马立定面向太子行礼。

见太子出来，临川恨不得整个人都探出头去，满脸都是热恋中小女儿的娇羞。

「镇北军容齐整，威仪不凡。」库木蓦地开口，露出罕有的正经神色，一字一句：「大丈夫当如是！」

见库木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清平和临川都笑出了声。

临川心直口快，出口打趣：「难道长安城的财神爷，还不算大丈夫吗？」

库木一脸肃然：「我虽读书不多，也知道一身铜臭的是商人，一身傲骨的是将士。」

城楼下，身披战甲的武穆，勒缰驻马，右手抬起，身后百骑立时原地驻步。

武穆大将军下马，站在太子五步之外，因甲冑在身，便行的军礼，军礼是吉拜礼，拱手微弯腰，只拜一次。可武穆却连低头的姿态，也有着驰骋疆场的将士与生俱来的骄傲。

朝服庄严的太子，身姿修长，金冠灿然。然而即便太子站着，武穆跪着，却叫人不敢忽视武穆身上的光芒。在身披铁甲的武穆面前，太子看着如此孱弱，如此弱不禁风。所有的光芒都汇聚到武穆的盔翎上，熠熠生辉，大气磅礴。

太子展开黄绫，宣读犒赏的御诏。御诏令罢去武穆禁军职务，升为侍卫亲军指挥司统领。失去武穆的镇北军则分归长池、朔方、北庭、河西四地方节度使管辖。镇北军领兵权拆分为四，以各地节度使掌握镇北军，彻底实现了皇权对镇北军的掌控。

从将军到侍卫亲军指挥司统领，看似升迁，实则武穆失掉了兵权。亲军向来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、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司统辖，武穆这亲军统领，不过空有个统辖的虚名而已。

太子宣诏毕，武穆接过黄绫诏书。声音雄浑：「吾皇万岁。」而后将诏书收起，依礼，除去了盔甲跟剑，也除去了他身为一个将士的骄傲，再不回头，一步步走进幽深的太常门。

人人都说今日的武穆将军如此威武，却无人知晓，今日的威武，亦是武穆最后的荣光，自从，宫廷似海，前途未卜。

一个没了兵权的大将军，如何称得上将军呢？是清平，替皇室，剥夺了武穆叔叔所有的骄傲。

清平心里满是歉疚，她欠武穆叔叔的，一辈子都还不完了。

公主府夜宴。

临川和清平回到公主府的时候，宴席还未开始。

俩人便亲亲热热地穿过长长的回廊，待在临川屋子里头说私房话。

「为啥长公主殿下要宴请武穆叔叔呀？以前从未听说过长公主与武穆叔叔有何交集呀？」清平有些疑惑。

临川挠了挠头，凑到清平耳边：「这个可是天大的秘密，你千万别同旁人说哦！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！」

清平哼了一声，戳了戳临川的脑袋：「好哇！你竟然有秘密没有告诉我。」说罢作势就要来挠临川的痒痒。

临川最怕这个，捂着脑袋求饶：「姑奶奶我错了，我主要是怕说了公主大人会不让我好过，毕竟这可是公主大人的大秘密。」

「咦？」清平起了兴趣，「什么秘密？」

临川缓缓说道：「公主大人与我爹爹感情十分不好，你知的吧？」

清平点头。她的父母，是长安城人人皆知的爱侣，而长公主殿下与驸马，则是人人皆知的怨偶。临川出生后，驸马随即便搬离公主府，两人虽未写和离书，但长期分居，实则与和离无异。

临川叹了口气：「公主大人原来想嫁的驸马，就是武穆将军。嫁给我爹爹，只不过是因为她不能违抗皇命而已。」

清平震惊，后又想起，难怪当初长公主殿下说起武穆叔叔时，表情如此动容，

临川接着说道：「我三岁离长安，就是跟着武穆将军一起去的北境。如果不是有武穆将军在，公主大人也不会放心我离京。」

「原来如此，」清平缓缓叹了口气，「武穆叔叔与长公主竟然有这般渊源。」

不一会儿。小宜来报，武穆与长公主在一众奴仆随侍下，已然步入苑中。

宴席随即开始。

清平与临川俯身见礼。

武穆已卸下甲冑，穿着绛紫色常服，敏慈长公主亦穿着绛紫色华服，两人穿着同色，站在一起，竟让人觉得莫名般配。

临川嘴快，见到武穆，甜甜地唤了声：「武穆叔叔！」

武穆慈爱地摸了摸临川的脑袋：「自北境一别，真是许久未见临川丫头了。这些日子可好？」

临川嘻嘻一笑：「多谢武穆叔叔关心，川儿一切都好，」说着眼睛咕噜噜一转，瞥了眼敏慈，「只是如果公主大人能不对我这般严厉，那就更好了。」

长公主皱眉：「不像话！」扬起手，作势要打临川。

临川见状赶紧溜到武穆身后，探头求救：「武穆叔叔帮帮我！」

长公主被气笑了：「好哇，你现在可找着个好靠山。」

清平适时也上前，朝长公主行礼，敏慈长公主含笑颌首，清平又接着向武穆行礼。

武穆却立时抬起清平的手腕：「县主何需向我行礼。」说罢，不等清平反应过来，贵为将军之尊的武穆，却俯身就要向清平行礼。

清平如何承受得起，赶紧就要扶起，武穆却始终坚持行礼：

「不是王爷当日从战场上将我救回来，我已早不知成了何处的亡魂；如若不是王爷赏识，力排众议带我入镇北军，我也终将碌碌无为。前有救命之恩，后有知遇之德。武某的今天，全赖王爷的恩德。是故无论如何，武某永远都只是镇北王府的家仆。」

清平本就对武穆叔叔心怀愧疚，如今更是被武穆叔叔的一席话，感动得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

敏慈长公主见状，连忙打岔：「别说这些了，宴席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先入席吧。」

清平忙用袖子掩了掩泪，点点头。

礼毕宴开，丝竹声中，彩衣舞姬鱼贯而出，翩跹起舞。

芳姿艳态妖且妍，回眸转袖暗催弦。

先是七盘舞，舞者们在盘、鼓上高纵轻蹶，浮腾累跪，踏舞出有节奏的音响。或飞舞长袖，或踩鼓下腰，或按鼓倒立，或单

腿立鼓上，或正从鼓上纵身跳下，或身俯鼓面，手、膝、足皆触及鼓面拍击。后又是长袖舞，多是长袖细腰，有的腰身蜷曲，能使背后蜷成环状。

一时间舞姿各异，异彩缤纷，煞是热闹，看得人目不暇接。

座中众人都望着庭院中央的歌舞，赞叹称奇。

却忽然听得怪异哨音响起。

霎时间，只见苑外东南方向，飞快掠起一片灰影，挟疾风而来，竟是一群蒙面黑衣人！

黑衣人赫然掠过园子，向这里直冲过来。

清平直觉不妙，起身离座，向后急退。

可那些黑衣人身形快如鬼魅，一探手扣住了清平的肩头，五指紧锁，深嵌入肉，痛得清平筋骨欲折，半身顿时软麻无力。

武穆因是常服出席，身上并未携带任何兵器，见清平被俘，飞奔至她身侧，赤膊上阵，赶走了挟制住清平的刺客。

却无奈刺客太多，武穆再是英勇，亦是双拳难敌四手。

刚救下清平，又听得长公主一声惊骇的尖叫声：「川儿！」

却见黑衣人亮出森然刀光，冰冷刀锋抵上临川颈间：「谁敢近前，我便杀了她！」

武穆高举双手示弱，趁黑衣人不注意，身形快如鬼魅，以手为刃，震断刺客手上的刀刃，刺客痛哼吐血倒地。

可刺客太多，仅武穆一人，哪里抵得住。

黑衣人转而一抹刀光从背后扑向敏慈长公主。变起仓促之间，武穆不假思索，合身扑向敏慈，将敏慈护在怀中，仰身急退。

长公主死里逃生，却怒道：「你疯了，谁要你扑上来的！」

武穆正欲开口，眼前忽然有些发黑，身子立时软了下去。

「武穆，怎么了？」长公主大惊。

左手隐隐有一丝酸麻，武穆竭力想抬起手来，手臂却似有千斤重，只见武穆后背，赫然埋着一柄刀刃，数道血痕裂开，渗出血液，殷红里带着一点惨碧……

饶是如此，武穆仍是聚起最后一股气力，一股凌厉的劲力随着广袖挥出……碎骨声、痛哼声，那黑衣人顿时口吐鲜血，委顿倒地。

随即，用尽气力的武穆眼前一切都模糊变暗，黑暗铺天盖地压了下来。

受伤晕倒的武穆被众人扶进屋子。

当日在楼阁之上远眺他凯旋英姿，为他赫赫军威所慑，甚至不敢抬目直视。

如今的武穆，却因为受伤，身上威武气势全敛。才让人意识到，原来叱咤风云的将军，也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。

长公主鬟髻散乱，面色惨白，华美衣服上也是血污斑斑，却不_让丫鬟为她更衣清洗，只是紧紧抱着武穆，眼圈通红，说道：「武穆不怕，阿慈在这里，谁也不能害你！」

武穆颤颤抚上长公主的脸，掌心冰凉：「阿慈.....我的阿慈.....」

长公主的泪水险些涌出眼眶，忙强笑道，「都为人父母的年纪了，还说这些话，羞不羞？」

清平不由侧过头，隐忍心下凄楚。

蓦然听得武穆问长公主：「阿慈，当年，我将你一人留在长安，你恨不恨我？」

长公主怔怔回头，望着她憔悴容颜，百般滋味一起涌上心头。

豆蔻年华的敏慈，在镇北王府初见武穆便一见倾心，她想嫁给武穆，可是武穆却有自己的鸿鹄之志，不愿成为驸马，他有他的广阔天地。他很爱敏慈，可他更想追随镇北王，于是亲手将敏慈推了出去。

从前黯然独对风霜的时日里，或许敏慈是怨过他的。

但有多恨，就有多爱。

可在刀锋刺向她的那一瞬，武穆不由自主挡在她身前，没有半分迟疑，敏慈再没有半分怨怼。

她爱眼前这个男人，无论从前，还是现在，从未改变。

长公主将武穆因打斗散乱的鬓发轻轻理好，柔声道：「阿慈怎么会恨你？」

武穆脸上浮现苍白的笑容，迷茫双眼又绽放出光采，望着阿慈轻轻笑道：「最后一面，能见到我的阿慈，我很圆满。」

敏慈已经泣不成声：「你莫多说话，留点气力，等御医来。我等了这么这么多年，才等到你回长安，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没同你说，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有同你做。」

她却再也等不来武穆的回答。

史载冬月二十，风云突变。镇北王心腹，镇北军将领武穆，归京当晚，与敏慈长公主众人，于长公主府翠英堂饮酒。遇刺暴毙身亡。

敏慈一直抱着武穆不肯撒手，直到武穆身体逐渐发冷，直至凉透。

临川不忍，上前劝道：「娘亲，放手吧，武穆叔叔，已经去了。」

敏慈长公主已经哭干了泪，一脸死寂地对临川说：「朝你爹爹，叩三个头。」

「爹爹？」临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「娘亲，你在说什么？爹爹明明好端端……」

「我与他从未做过一日夫妻，是皇家逼我嫁给他的。川儿，武穆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」

临川不敢相信这一切，眼泪夺眶而出，转身逃出大殿。

清平赶紧追了上去。

这一日，清平没有回宫，留在了公主府陪临川。

一整夜，临川手足冰凉，不住颤抖。

临川抓住清平的手不肯放开，摇头道：「我没事，陪着我就好。」

清平很难过，却不知道能帮临川做些什么，只能劝道：「悲伤的时候可以哭出来的。」

而临川始终没有哭出来，只觉空茫无力，从指尖到心底都是寒冷。

临川一直都羡慕旁的孩子，有父母爱护，而她年幼就被送离母亲身边，一个人学着长大，一个人学着坚强。可今日才知，原来在北境处处护着她，待她如珍如宝，教她骑马射箭的武穆，正是她的亲生父亲。子欲孝而亲不在，这是世间最大的悲哀。

屋内灯光如昼，外面鸦鸣声声，催人心惊。

「怎么会，怎么会，我的爹爹怎么会是武穆叔叔……」黑暗中，临川茫然睁大眼睛，紧握住清平的手。

清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不断轻拍临川肩头，给她抚慰。

可临川因为哭泣而不断颤抖的肩头，让清平觉得更加忧伤。

临川哭着哭着，就睡了过去，清平却周身都是寒意，也不敢闭眼，怕一闭上眼，就看见满身血污的武穆叔叔。她的心里满是愧疚与痛苦。

她是罪人，她要做什么，才能对得起武穆叔叔，对得起长公主，对得起临川？

清平一直在公主府陪着临川。

趁着临川熟睡，清平见外日头正好，便去院子里散散心。武穆叔叔之死，让清平一直透不过气。她必须做点什么，才能短暂地将自己从愧疚与悔恨中抽离。

清平走到墙边时，忽然听到一阵笛声传来。笛声悠扬令人心动，清平不由随着笛声，朝墙外走去。

笛声指引着，清平来到长公主府外湖石堆叠的假山，假山后露出一角衣衫，是雅致的月白色。

随着清平的接近，着月白色长衫的人也移步出来，在澹澹清风中横吹竹笛，广袖飘飘，一双俊俏双眼看向清平，目光和着笛中旋律，袅袅地拂过清平眼角眉梢。

此人容貌极俊秀，气质如深谷芝兰，好似神仙中人。

正是许久不见的梅臻卿。

见到心心念念的清平，梅臻卿满心满眼都是情意：「平儿」。

清平却不似从前一般，飞奔向梅臻卿，扑向他的怀中，而是在原地踟蹰犹豫。

梅臻卿略略靠近她，清平反而略微后退。

梅臻卿蹙眉，轻声道：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请平儿替我解惑。」

清平犹豫，停止后退的脚步，终于还是有了回应：「何事？」

「为何自武穆将军身亡后，平儿对我，皆避而不见？」梅臻卿的这问题提得很直接。

清平在临川府上时，梅臻卿递过无数帖子，想见她。奴仆禀告了无数次，清平皆置若罔闻。

自武穆叔叔去世后，清平满心歉疚，这负罪感令她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心情对待臻卿哥哥。清平这些日子，不止一日在想，如果当时不是她执意想跟臻卿哥哥在一起，就不会催武穆叔叔回来，如若武穆叔叔不回来，他或许就不会死。而待她如此之好的敏慈长公主与临川，也就不必如此伤心欲绝。

清平双目蒙上了一层泪光。她还未整理好自己的心情，她还需要时间才能面对他，于是一直保持着背对他的姿态，以不令他

发现她此时的动容。

在沉默片刻后，清平疾步欲走。

梅臻卿却牢牢攥住她的手，从身后紧紧抱住她：「我不能让你走，平儿，不要走，总觉得今日若让你走了，后果我会无法承受。」

梅臻卿将清平转过来，瞧见她眼中已满是凄楚的泪，满是心疼。他用衣袖拭掉清平的眼泪：「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。」

说罢，梅臻卿不知从何处牵来一匹马，将清平半抱半扶带上马儿，驭马向城外行去。

眼前是一处月牙湖泊，清泉自山涧流引至此，湖水清澈见底。因这湖温润，湖畔依旧青草萋萋，而周围又皆是耐冬长青之木，树影深深，令此地犹如仙境。

梅臻卿将清平裹在自己的大氅下，两人并肩面向着湖，脚下因热气环绕而成烟云，身周亦能感觉那冷与热的交织，静静地看着这湖光山色，只觉岁月静好，尘世纷纷都与他们无关。

清平从未听说长安城有如此景色，忍不住抬头看着梅臻卿，想问他是从何处知道的此地，却因他月光之下的面容，让她一时间有些痴愣。月影婆娑，将他的面容投下暗影与银白。让他更显得清俊秀朗，品貌无双。

这样美好的人，如何能叫人舍不得心动。

月光之下，湖心之中，着青衫的少女与月白色的少年，向对方侧首，闭目，轻轻浅浅地，两唇相触，手交互缱绻于彼此腰际。

月渐渐而移，两人却如胶似漆混似一体，情到深处自然难舍难分。

过了好久，才恋恋不舍地分开。

梅臻卿轻轻摸摸清平的头，低声说道：「我们一起离开长安，去江南，看尽世间美景。可好？」

清平再也顾不得其他，扑到梅臻卿怀里，含泪点头：「好」。

说罢清平忽然想起什么，从袖兜里拿出一支翡翠龙凤钗：「这是爹爹与娘亲当年成亲的，如今我把这钗给你。」

「以此翡翠龙凤钗定情，希望君心似我心，从此，执子之手，永不别离。」

梅臻卿驭马将清平送回长公主府。

与臻卿哥哥分别后，清平的心里还是一片欣喜。未来有臻卿哥哥相伴，无论前路如何，她都愿意走下去。

却看到临川已经醒了，怔怔地在房中坐着。

清平见她神色不对，遂小心翼翼地问：「出了何事？」

一听这话，临川的泪水立即如决堤之水涌了出来：「方才宫里来人了。」

清平心中已有不祥之感。

果然临川继续哭诉：「原来这皇宫中，根本没有瞒得住人的事。」

「此话何解？」

「原来皇后一直知道，当日在御花园里的人是我，她之前忍而不发，不过是为了趁着近日太子离京，好处置我。」

清平坐到她身侧，连忙安慰她：「你莫着急，皇后可说了要如何处置你？」

「皇后要让我亲嫁给库木！要把我打发得远远的。」

清平听见，惊异难言，全没想到会是这结果。

人间芳菲尽，山上却正是好时节。

阳光透过层层树林，洒落金色光斑在库木脸上，有些细碎光影跳跃在他眼底，他那比中原人略浅一分的苍褐色瞳仁里，尽是细小而灿烂的熠熠光芒。

清平刚到山野，就迎上这样一双灿然生辉的眼睛，有些促狭，有些深邃，底下咄咄的却是直截了当的喜欢，是库木对她毫不

掩饰的爱意。

临川被长公主拘在家中，不得外出，便拜托了清平来找库木，希望库木这边也能一道想办法，趁圣旨还未下来之前，令皇后打消和亲的念头。

库木虽为鄯善王子，却全无皇家的庄重，也不同于梅臻卿的秀仪文雅，举手投足总透着些漫不经心，妙在不见轻浮，只让人觉得率性爽朗。

山间景色正好，林下树阴成片，簇簇间点缀着片片花色，尤其是山野间大片大片的紫色花卉，像是紫色的云彩漫溢，尘香满幽，刹是好看。

清平第一次见到紫色的花朵，很是惊奇：「这是什么花？可真是好看。」

库木看了一眼，便欣然笑道：「小县主，这是紫花苜蓿，紫花苜蓿向来生于北方，在鄯善尤其常见。」

「原来如此，这花确实在长安少见，或许是鄯善水土更适宜此种花卉生长。」

「其实紫花苜蓿在长安城也不少见，只是县主对鄯善有偏见，所以觉得鄯善的花都在长安活不下去而已。」

清平抬眸微怔，听出他言下深意，并不搭腔。

库木深深看她一眼，伸手摘了一枚紫花苜蓿，在鼻尖一嗅：「很香。」

说着，他将紫花苜蓿递到清平面前，让她也闻闻看。

清平一怔，俯身靠近他的手，未辨出花朵香气，却闻到他指尖有男子独特的气息，似香非香，似暖非暖。

「我知道县主喜欢吃甜食。」库木微笑道：「恰巧近日我们鄯善贡了些甜品，小县主不若尝尝？」

说罢，他拍拍手。

随侍便恭恭敬敬呈上来一碟甜品。

「我知道小县主爱食芙蓉糕，今日不如尝一尝我们鄯善的羊羹，未必不如芙蓉糕香甜。」

羊羹并非羊肉所制，乃是一种净素的食品，系用小豆做成细馅，加糖精制成，凝结成块，切作长物。

清平拿起一块羊羹，软糯可口，香甜回味，确实美味异常。

见清平神情，库木又紧接着说道：「除了羊羹，鄯善还有很多甜品，县主必定会喜欢。」

清平一时触动心弦，将话转开：「今日谢谢王子的甜品，可惜我吃惯了芙蓉糕，旁的或许很好，终究不属于我。」

见她恢复了淡漠神气，库木也敛去倜傥笑容，不再多言，伴她徐行，一同欣赏这山间景色。

忽而库木缓缓开口：「县主找我，是为了临川吧。」

清平看着他，说道：「是的，我今日来找你，的确是为了临川。」

库木自我调侃：「果然啊，我的小县主，从来是有事才会找我，为何不直接说出想说的话？」

清平不直接回答，反问：「你可愿意娶临川？」

库木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：「这个何需再问，我一直以来想娶的，只有你而已。」

清平侧眸：「那，你可有法子，打消皇后娘娘欲将临川嫁给你的念头？」

库木目光幽深：「法子是有，这世间没有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。和亲是一国大事，不止皇后一人说了算，还需朝臣商议，因此只需要使些银钱，事情并非没有转圜之地。」

清平心下怅惘越来越浓了：「若想成事，那恐怕不是一些银钱，而是一大笔了。」

库木笑了，不以为然：「那又何妨，钱财只是身外之物，更何况我是财神爷，多的是钱。」

清平望着库木，小心翼翼开口：「那你，愿不愿意帮忙？」

「帮忙当然可以，可是小县主，我是商人，我不做赔本的买卖。」

「所以？」

「临川要是不嫁给我，那是不是应该赔我一个新娘？」

清平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想躲。

库木却不让清平逃避，轻轻抓住她的手腕，直直凝视她，眼神里是势在必得：「你若愿意嫁给我，我自然会帮忙使临川不嫁给我。」

「你知道我心中只有臻卿哥哥。」

「没关系，你心中无我，也没关系，可以陪在你身边我就知足了。更何况未来的日子那么长，我有自信，你会放下其他人的。」

「我不会。」清平立即否认：「今生今世，我只愿跟臻卿哥哥在一起。」

库木眼神里全是落寞，他笑了：「那还有何可说？不能娶你，旁的人如何，都与我无关。」

知道库木是不愿意帮忙了，静了片刻，清平便返回宫中。

谁知还未入宫，便在太常门被小宜拦下了。

小宜神色惊惶，脸上还挂着泪，瞧见清平，仿佛看见了救星：「县主，快去救救我家小姐吧。」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小姐同长公主大吵一架后，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谁都不见。长公主今晨被皇后召进宫了，现在还未回府。现在府里没人劝得动小姐。小姐现在已经好几日不食饭了，我担心她的身子。」

清平顾不得其他，跟着小宜火速赶回长公主府。

只见临川躺在床上，无言流泪，漠然看着帐顶，心如死灰。

清平到床前去看她，把小宜备好的膳食递到她床头：「事已至此了，日子总要过的，还是吃点东西吧。」

临川还是不言语。

清平叹了口气：「你这样子，熬坏的只是自己的身子，何必呢？」

「如若易地而处，今天被告知和亲的是你，你不会坚持吗？你可舍得你的臻卿哥哥？」

清平无话可驳，她舍不得。

方才，正是因为她舍不得，所以拒绝了库木的提议。

临川已经气若游丝，话里却尤是坚韧：「更何况，就算没有太子，我也不愿意和亲。我在北境那几年，从未真正快乐，只觉得自己是无根之萍。因为我知道，长安才是我的家，我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长安。」

临川眼底都是泪，直直盯着清平，像在竭尽全力抓住自己的救命稻草：「帮帮我，清平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，我不想和亲，我宁肯死，也不愿离开长安。」

清平没有答应她，而是转身出了临川的屋子。

她怕再多看一眼临川祈求的眼神，自己会更加不忍心。

清平想起长公主进宫前，同自己讲的一番话。那时已出了武穆叔叔的丧期，敏慈长公主却仍旧是一身缟素形容惨淡。

清平知道，和亲一事上，敏慈与临川意见相左，清平知道临川的心意，所以想替临川争取。

可敏慈根本不让她的话说出口：「平儿，我知道你同临川感情深厚，但是和亲这事，你毋需再言。」

「可是，临川喜欢太子，这样对临川会不会太残忍？」

「残忍？什么叫残忍。我晓得，对你们年轻女孩子而言，心爱的人顶顶重要。可这执念的苦，我已经吃过了，我不想我的女儿再经历一遭。」

清平眼睛湿润了：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不劝武穆叔叔回来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」

敏慈安慰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毋需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，武穆回来是早晚的事，皇室一直对镇北军放心不下，是势必会收权的，只是早晚而已。不是你，也会是别人，你只是被利用的棋子而已，不要太自责。」

清平流泪：「可令临川远嫁鄯善，我实在不忍心。」

「川儿的性格，原本就不适合入宫，尤其还是太子，东宫可是会吃人的地方。现在武穆没了，我又原本就是个没实权的公主，空有个头衔，哪里护得住她。何况库木那孩子我很喜欢，把川儿交给他，我放心。」

长公主说的道理，清平都晓得，可是怕就怕临川的性子，偏偏是个宁死不屈的。

谁曾想怕什么来什么。

就一会出神的功夫，清平就听见小宜一声尖叫：「小姐！」

清平大惊，忙奔入室内查看。床上的人影淡得如一缕烟，浓烈的血色却从手腕蜿蜒而出，渐渐染红了洁白的广袖，和床榻的月白皱纱。

屋里的人乱作一团，清平和小宜，看见这光景，又惊又惧，哭得声声悲怆。

清平先反应过来，喝令惊天动地：「快去传医者！快去！」

医者来的很及时，医官们会诊开药方，里间商量，外间已经架起炉子。

小宜去守着煎药，清平则寸步不离地看着临川。

见那细长的眉峰紧紧蹙着，她一定很难受，只是说不出来罢了。

小宜端着药进来，在一旁抽泣不止。

还是清平先冷静下来，压声道：「别哭了。快去换些干净的衣裳和枕褥，再拿热毛巾来。现在哪是你哭的时候！」

小宜被她一通训斥才回过神来，忙带着一干婢女下去准备了。

清平卷着袖子给临川擦手腕，时候长了，血有些凝结了，她擦着擦着自己也忍不住哽咽起来。

眼前的临川哪里还有从前的爽朗热烈，现在分明已是生无可恋。清平怕自己再不做点什么，她和小宜一个不注意，恐怕临川就会出事。

清平想，自己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让她提起精神来。

她俯下身子，在她耳边轻语：「临川，咱们养好身子，我已经同库木商量好了，不会让你去和亲的。」

临川果真有了点动力，艰难地睁开眼睛看她，断断续续问：「果真.....有办法？可是皇后那边.....我母亲那边.....」

清平牢牢握住临川的手：「你放心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，那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帮你。」

临川重新闭上眼睛，眼泪顺着眼角滑下去。有了求生的意愿，她心里渐渐平静下来，吃了药，睡了过去。

清平却彻夜未眠。

想了很久，她终于传来自己的丫鬟，让丫鬟给库木带句话。

「告诉库木，我答应他的条件。」

原来从她执意劝武穆叔叔回长安起，人生已经朝着她不想去的方向，越走越远。从前种种不可追，而她的后半生，都要用来弥补自己亲手铸下的错误。

上元佳节。

金吾弛禁，通宵达旦，正是月色灯光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。

长安的街市处处张灯结彩，人声鼎沸，一片狂欢繁华景象。

戏园里格外热闹，只因全长安女子心尖尖上的梅郎君要表演《上元乐》。为其伴舞的则是红袖嫁人后，最火的倡优杜秋娘。

杜秋娘与梅臻卿先后上场，然后各自归位。

梅臻卿一手持笛微笑着立于堂中，一串犹如昆山玉碎、清泉流水的乐音随即流淌出，《上元乐》，这支教坊中演奏过无数次的曲子，此时经长笛演绎，听来格外清婉出尘，时而好似和风细雨，仿佛芙蓉泣露，香兰迎风；时而宛如凤凰鸣叫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听者皆屏息静听，只觉这笛声乃云外天声，升到那有着星辰与皎月的深空里，和着云丝曼妙轻舞，这天上人间的喧哗化作一片绚烂织锦。

杜秋娘则和着笛声起舞，时而抬腕低眉，时而轻舒云手，手中折扇如妙笔如丝弦，流水行云若龙飞若凤舞；随着笛声转急，杜秋娘索性弃了彩扇，以右足为轴。

一时间掌声四起，惊赞之声不绝于耳。

不仅演出动人，表演的这两人也极其般配。梅臻卿风仪自不必多言，那杜秋娘是继红袖之后，这长安城最火的花旦，现下也只十六七光景，仪态万千，皓如霜雪。演出间几番偷眼看梅臻卿，绯色从未离开脸庞，满脸爱慕与欢喜。

谁人看了，不称赞一声登对。

清平躲在珠帘之后，偷偷看着台上的这一对才子佳人。

她以为自己会吃醋，她没有，相反，她觉得真好。

真好，台上的梅臻卿与杜秋娘如此般配。

真好，哪怕不是她，台下那么多的妙龄女子，哪个不是心中眼中满满的梅臻卿。

真好，没有她，也会有其他人，替她爱着守着护着她的臻卿哥哥。

真好。

就这样反复说服自己，清平放下了最后的念想，看了戏台之上的梅臻卿最后一眼，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喃喃絮语：

「勿以为念，善自珍重。」

随即从人山人海的女孩子中走出，亦是从梅臻卿的世界退出。

戏台之下人头攒动，人人都争着看台上两人，没有人会注意一个悄然离去的落寞背影。

从戏园里走出，这短短一截距离，清平步履沉重，好似走了一生。从前与臻卿哥哥的时光浮光掠影在她眼前滑过，从前那些最美好的日子，足够她回味一生。

原来人不是慢慢老的，而是在某一刻，就瞬间老去。

库木已在戏园外等她许久。

见她这么快就出来，很是惊讶：「我还以为要等到夜深你才会出来，怎么，不好好道别一下吗？」

清平摇摇头，硬生生将眼中的热泪憋回去：「我怕再多看他一眼，我更舍不得离开。只要他好好的，我不在他身边，也没有关系。」

库木叹了口气，自嘲道：「虽然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个棒打鸳鸯的恶人，可是，我还是要说，能等到你，我如此幸运。」

清平忽略他后半句表白的话语，说道：「你没有棒打鸳鸯，我是自愿的，你能帮忙，我很感激。至少我们几个人，临川是开心的，临川有了好结局，也算略偿还了一点我欠武穆叔叔的恩情。」

「不止临川，我也开心。真的，我这一生从未有此刻这般开心，清平。我此生最大的遗憾，是没有早点遇见你，如果能在

梅臻卿之前，我会比他对你更好。」说着他便要把清平拥到怀中：「不过没关系，未来的日子我会倾尽毕生之力，好好护你。」

清平下意识躲开了库木的怀抱。

气氛瞬间有些尴尬，库木的双手僵在半空中。

清平抿了抿嘴，神色尴尬：「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？我现在心中，实在是装不下第二个人。」

库木笑了笑，装作不在意，眼神中却有难掩的失落：「好，慢慢来，无论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」

清平问库木：「临川和亲之事，你可处理好了？」

库木点点头：「放心吧，明日早朝，便会有朝臣请旨将你和亲出降于我。镇北王在北境威望赫赫、人人仰慕，你又是镇北王之女，嫁你，更能显示朝廷对鄯善的重视，更有利于朝廷联合鄯善抵抗北狄。你们的皇帝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。」

清平点点头：「那就好。」

她最后看了一眼戏园，千灯照碧云，戏院旗幡高起翻飞，里头时不时传来女孩子的尖叫欢呼。

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只要臻卿哥哥安好，不在一起，那又如何。

可是她明明说服了自己，为什么胸口还是像破了一个大洞，寒风呼呼往里刮。为什么明明什么道理都想通了，可心还是会止不住痛？

库木装作看不见她眼中的哀恸与悲伤：「相信我，小县主。鄯善风景很美，那里的人都很好，你会喜欢那里的。」

库木动作很快。

次日早朝，皇后便让丫鬟来传清平到未央宫，告知了她将和亲鄯善的事。

近来北狄动作频频，北境战事胶着，与鄯善和亲显得越发重要，因此皇后对清平格外客气，还许诺清平可有什么想要的，只要愿意和亲，一律都应允。

清平规矩点头：「回娘娘，臣女愿意和亲鄯善为国解忧，但臣女一人远嫁终是太过寂寥，是故，想向皇后娘娘求一个人同行。」

「那有何难，所求是谁？」

「乃是嘉莹县主。」清平回道：「我与嘉莹姐姐，自幼一同长大，若能得嘉莹姐姐陪着，我便能心甘情愿嫁去鄯善了。」

临川的心计，是万万斗不过嘉莹的。上次御花园之事，清平想起嘉莹当日言行，应是早知临川与太子之事，分明是故意引了她们去御花园的。只可惜皇后为着太子的名声，当时并未立即

发难，但此后皇后想令临川和亲，只怕十之八九也与嘉莹脱不了干系。

留着嘉莹，临川恐怕很难得偿所愿。她害得了临川一次，就会害临川第二次。既然要走，清平就决心帮临川把心思不轨的人清除干净。

皇后有些迟疑，嘉莹虽然父母双亡，无甚权势，可好歹有个县主的名头，让她跟着清平去鄯善，只能是使她媵嫁，可她与清平同为县主，令她媵嫁，确是有些太委屈她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在北狄来犯的当下，与鄯善联姻，亦是必须为之。此番鄯善指明了要的是清平，若是清平心有不甘，怕容易坏事，要是和亲出了一点半点岔子，那到时候终究是皇室不好做。

嘉莹虽养在她身边，可到底不是她的亲生孩子。

权衡利弊之后，皇后毫不犹豫地说：「本宫答应你。」

天家如此薄幸，人人都是可怜人。

和亲的旨意很快下来。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酌镇北王之女德贤聪淑，恭言慎行，封为衡阳公主，配于鄯善王长子库木。望琴瑟和鸣，永以为好。

短短的一道旨意，为清平后半生盖棺定论。

窗棂积了厚厚一层柳絮，恍惚间看着以为是春雪，轻轻一吹，柳絮纷纷扬扬随风又飘开去了。

清平已经好久没有出宫了，甚至没有走出过她的漱玉楼半步。

因为无欲无求，所以画地为牢。

她平静地食饭，平静地入寝，平静地过着每一天。

平静地等待和亲那日的到来。

日头渐高，清平抬臂遮住眉眼，遮住刺目的阳光，却遮不住窗外时不时传来嘉莹的哭闹声。

没错，嘉莹，那个以往最是温柔贤淑的嘉莹。

自从知道成为陪嫁媵妻的事实，心心念念想嫁给太子的事情落了空，嘉莹便疯了。她再也装不出往日气定神闲的模样，整日咒骂清平。

婊子，贱人，全是市井中人最不堪入耳的粗鄙话语，却接二连三从嘉莹口中蹦出来。

她骂她的，清平心似古井毫无波澜。

嘉莹有时是骂清平，骂着骂着骂累了，又转而骂太子。

嘉莹知道自己要媵嫁鄯善后，当日便跑去东宫找太子，却连东宫半步都未踏入，太子也再未踏足嘉莹的清漪阁。兴许从前太子喜欢过她，但现在太子喜欢的是临川。曾经的喜欢或许是真的，可那也只是一时的喜欢。

最是薄情帝王家，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

嘉莹嘴中犹是谩骂的话语，声声尖厉，像是幽魂野鬼：「原来我从头到尾只是被你利用的工具！太子，你好狠的心！我若下地狱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！」

在窗棂边立久了有些晕眩，清平把窗在关上，将嘉莹的凄声尖厉关在窗外。她转身回到殿内，舒袖在榻上躺下，

迷蒙间做了个梦，自己在光影错落的长廊上飞快奔跑，前面似乎有人在等她，她跑得气喘吁吁，渐渐近了，一个高挑的身影就在眼前。那人穿月白色常服，领口端正衬着白纱中单，正是梅臻卿。

清平欣喜，唤他的名字，梅臻卿却恍若未闻，不回头一直朝前走，直到消失在一片朦朦的光芒之中。

从梦中醒转过来，却见到临川正坐在她床头。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临川见她醒转过来，急忙擦掉眼角的眼泪，不让清平看出分毫。

「没事，就是许久未见你，今儿特意进宫来瞧瞧你。」

清平拉过临川的手：「总觉得你心里有事，你若心中有事，一定要告诉我。」

临川勉力一笑：「我能有什么事，你事事都为我打算好了。清平，我何德何能，令你为我牺牲这么多。」

「我欠你那么多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」

临川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：「你就是这样，是个傻子，凡事都往自己身上揽。」

清平替临川拭掉眼泪，转身拿来大氅，为临川披上：「今日好冷，你为何穿这样少。怎么也不知道为自己多添件衣裳。」

临川握住大氅，而后却苦笑。

她忽然问起毫不相关的话，像是呓语：「清平你说，杀死我爹爹的人，可不可恨，该不该死。」

听到提起武穆叔叔，清平心中一股酸涩，只道临川说的是那些蒙面黑衣人，红了眼眶：「该死，他们都该死。他们都该下地狱。」

临川凄凉一笑，垂眸颌首，不再接话。

坐了一会儿，临川便说有事要离开了。

经过清漪阁时，仍能听到嘉莹坚持不懈的声声咒骂：「太子，你好狠的心。」

临川的脚步顿住了，转而往清漪阁中走去。

清平连忙跟了上去。

只见嘉莹独自蜷缩在清漪阁，衣衫凌乱，容颜也甚为邈邈。

见到清平，嘉莹冷笑，见到临川，嘉莹眼中却是眦裂的不甘与恨意。

临川问她：「那封信上说的事，是真的。」

话里没有质问，是陈述语气。

嘉莹仰头冷笑：「你来问我，不过是想听我说个不字。可惜啊可惜，何苦自欺欺人？」

临川闭眼，深深呼吸，用力压抑心底的情绪，而后转身离开。

嘉莹的惨笑却萦绕不去：「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的！你跟我一样是个蠢货！」

一路拂花分柳，步摇上垂下的璎珞玎玲作响，清平将临川送出宫，临川却始终沉默不语。

「她给你写过信吗，那是何意？」

临川回道：「没事，你莫瞎想，不过是她不甘心，说了些假话来气我。」

清平听罢，开解她：「她现在疯疯癫癫的，说什么，你都毋需放在心上。」

临川不再言语，若有所思。

行至宫门口，临川突然问道：「清平，你可记得，你曾答应过我一个愿望？」

清平嗯了一声：「记得的。现在依然有效，你可是想要什么？」

临川紧握住清平的双手：「我知道你心里总觉得对我不住，但从前种种，你都莫再放在心上，你已经偿还了。清平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生生世世都是如此。」

「我的愿望是，从今以后，你只为你自己而活。」

一夜之中，天色最浓黑的时辰莫过四更天。

流星划破东方天幕，坠落在瀚海之中。星陨、天变，叫人觉得莫名不安。

更敲四遍，清平却一直无法入睡。

她的直觉没错。

蛟绡明珠软罗帐外，有宫女脚步匆匆急忙来报。

「县主，出大事了！」

「何事惊惶？」

「太子薨了。」

听闻太子噩耗，清平就愣了一下，心里并无太多起伏。

可侍女后半句话，却让清平心痛不已，如坠冰窖。

「太子与长公主之女一同行苑驭马围猎，马儿行至崖顶突然发癫脱缰，朝崖下奔去，侍卫赶到时，在崖底找到二人尸首。」

清平怎么也想不到，与临川那日一见，竟成诀别。

清平到长公主府时，正值大殓。

房中陈列着所有的殓衣和供奉的各种馐食，俟棺内铺席置衾完毕，奉尸入棺。

盖棺之后，阴阳两隔。

敏慈长公主一身缟素，静静地坐在棺木一旁的蒲团上，双目无神，眼中无泪，只是木木地往火舌中送着纸钱，有时被火舌烧到指尖，也毫无反应。

清平看着心疼，轻轻上前，坐在长公主身旁，陪着她一起烧纸。

长公主隔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身旁坐了个清平。她勉力抬起头，虚弱地望了清平一眼：「平儿，你来送川儿了。」

清平忍住心酸，嗯了一声。

「当初武穆死的时候，我恨不得随他而去，但我舍不得留川儿一个人在这长安城受苦。我以前总是担心，川儿性子执拗，又甚少心眼，将来我老去，没有人护她怎么办，现在她先行一步，也好，我总归是没什么好担忧的了。」

清平心里满是心疼，轻轻将长公主揽在怀中：「临川走了，我就是您的女儿。」

长公主虚弱地笑了：「傻孩子，你还当自己是未出阁的女儿吗，你已经许给库木了，难道还要为我这个老婆子留在这吃人的长安城吗？你且安心去鄯善，你值得更轻松的人生。且我已经为自己谋得一个好去处了，你无需担忧我。」

「去处，哪里？」

「京郊白马寺。这红尘我已了无牵挂，只愿削发剃度，度过残生。」

可长公主的一生还这样漫长，往后还有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此后余生长伴青灯古佛，该是幸或不幸。

祭奠完临川，小宜送清平出公主府，鸾车将启驾时，她突然扑至帘外，含泪道：「县主，连你也劝不回公主吗，她.....真要削发出家？」

清平怔了片刻，哑声道：「或许，这也并非坏事。佛祖跟前，总归能得到一处清净。」

小宜颓然垂手，再无言以对。

清平望着她，勉强劝道：「我会再劝劝长公主的，或许，她会改变心意也未可知。」

「不会的，长公主早几日，就已收拾妥当行李，只等送走小姐，长公主就要入白马寺落发为尼。」小宜黯然摇头。

「那你呢？」清平心下万般苦涩：「可是要跟着长公主去白马寺。」

小宜想了想，眼中通红：「我想跟着县主您进宫。奴婢觉得自己应该进宫去见一个人。我家小姐为何而死，我想知道真相。」

清平紧紧皱眉：「真相？此为何意？临川之死，不是说是马匹发狂造成的意外吗？但她与太子共骑马匹，太子也已身灭，总不能是太子害了她？」

小宜摇摇头，向清平靠近，附在她耳边小声言语：「行苑，是我家小姐主动约的太子，我想小姐约太子去他们初见的行苑，应该是很早就有必死的决心了。但是，我疑惑的是，小姐之前好端端的，满怀期许等着嫁给太子，都已经为自己绣好了嫁衣，却在收到一封信之后，性情大变，憎恶太子入骨。」

「那封信你可看过，知道是什么内容吗？」

小宜摇头：「不曾看过，只记得小姐看完，就形容枯槁、泪流不止。」

清平心惊肉跳：「所以，临川是收到一封信后，才约着太子去了行苑，而后他们两人皆身亡？那岂不是？」

小宜眼泪一下子掉下来，点点头，哽咽着继续说道：「小姐性情刚烈，爱便轰轰烈烈地爱，恨便轰轰烈烈地恨。去行苑前，小姐还特意去了武穆将军的坟前，一个人枯坐了一整晚。从坟前回来后，她便约了太子去行苑。行苑之死，应是小姐自己一

心寻死无疑。但小姐为何寻死？为何要拼了命也要与太子同归于尽？我想查明原因。」

清平心里一下子涌入了太多思绪，纷纷扰扰，让她摸不清，只觉得心底一片苍凉。

「你要去宫中寻的那人，可是嘉莹？」

小宜点头。

「好，你现在便与我一同入宫。」

嘉莹因为发疯，已被迁出清漪阁，关进了掖庭。

太子薨毙当晚，她穿着中衣，跑到高楼上跳了一夜的舞，又叫又跳，状若癫狂。

人人都说她得了失心疯。

寒鸦阵阵，天将黄昏，漆黑的老树残枝干枯遒劲，扭曲成一个荒凉的姿势。远远有祭奠太子的佛经声声，一道残阳如血。

清平寻到了掖庭，月光与春色从来不曾眷顾的掖庭。

嘉莹被关在掖庭最深处，鬟髻散乱，面色惨白，只是蜷缩在床头，口中喃喃自语。

见到清平，嘉莹陡然放声大笑，复又大哭，抓住清平不肯放开，目中满是绝望凄厉，指甲几乎掐入清平手臂，状若癫狂：「求求你，杀死我！求求你，杀死我！」

清平平静审视着她，冷笑，阴冷潮湿的掖庭里，每说一句话皆会伴随温热的白气涌出：「我为何要让你如愿，就让你在这冷宫中受尽欺凌，岂不是更能解恨？」

「你若帮我，我便告诉你，你想知道的一切。」

清平想了半刻，点头：「好。」

一旁的小宜适时走上前，将一个青花釉瓶递给清平：「县主，这里头有小姐当初为她和太子准备的两枚噬心丸，小姐最后弃了这两枚药未用。这药，可溶于水，无色无味，服下，不会速死，但两个时辰后，心脉会尽断，扁鹊在世也不能为力。」

清平点头，接过药瓶，倒出一枚丹药，将剩下的一丸毒药装回青花釉瓶，收进袖中。

清平将一枚药丸递给嘉莹：「你服下这噬心丸，两个时辰后，便会心脉尽断而亡。」

嘉莹膝行上前，毫不犹豫直接吞下，后颓然倒在了一堆干草上。

她轻轻笑了，掖庭冷，说话时有温热的白气从口角溢出，衬得她的脸不真实得明媚和酸楚：「太子死了，我本来以为，我会很开心，可其实他不要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不想活了。」

噬心丸并不会使人痛苦，而是在人毫无察觉的时候噬化其心脉，使其再无生还可能。

似是大限将至，回光返照，嘉莹开始变得絮絮叨叨。她看着清平，噗嗤笑了，十分感慨：「从前宫中人人捧我，现在见我失势，人人避我如蛇蝎，没想到，最后来见我的，竟然是你。」

「你不想知道，为何我是孤女，无依无靠，人人却都敬我吗？」

清平冷冷回答：「你的事，我不感兴趣。我来是想问临川的事。你到底跟临川说了什么！」

嘉莹冷哼：「我不过说了实话，告诉她，武穆是太子下令杀的而已。」

清平又气又恨，心痛难耐：「太子为何要杀他？武穆忠于皇室，绝无二心，更何况连军权都已上缴，为何要杀他？」

「就凭他屡屡抗旨不回长安这一条，就够他掉十次脑袋了。更何况，武穆死了，镇北军群龙无首，才叫真正收服。武穆不死，镇北军就不会降。」说着，嘉莹看向清平，脸上笑容越发凄厉：「这道理你不懂？你父亲镇北王，不就是先例吗？」

清平气极，一把推倒她：「你胡说什么！我父亲一心为国忠心耿耿，谁会杀他？」

「杀死一个功高震主的臣子，需要理由吗？历史上死的忠臣还少吗。」嘉莹冷笑，「更何况，皇后早就存了杀镇北王的

心。」

「皇后？！」清平扑上去紧紧扼住她的手腕，厉声问道：「怎么可能！」

嘉莹拼命挥开清平的手，清平却愈握愈紧，在她白皙的手臂上印出几道浅紫的痕迹。她死命推开清平，见推不开，反倒不再挣扎，冷冷笑了两声，大口呼吸着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我还有骗人的必要吗？皇后为了太子顺利登基，何事做不出？更何况行宫围猎那场刺杀后，你以为皇后还沉得住气？」

「当年行宫刺杀，分明你是主谋，与我父亲何干！」清平却一下子反应过来，「难怪那次刺杀，独独就我跟太子在。你好狠的算计，好狠的离间计！」

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便终有一日会长成参天大树。更何况就算我不筹谋那场刺杀，你以为皇后就真的信任镇北王吗？她生性多疑谁都不信，本就忌惮镇北王势力，一次刺杀，足以让她对你父亲起了杀意。更何况，杀了你父亲，再谋划着把你嫁给太子，镇北军到手，又有了贤名。何乐而不为？」

原来如此，竟是如此。

从前人生种种际遇连成线，抽丝剥茧，原来不过是皇后想替太子彻底收服镇北军，因而杀死了她的父亲，再假意将失去双亲的孤女清平接进宫，并许诺太子妃之位。一切种种，都不过是为了镇北军。

孤女清平，自然是比大权在握的镇北王更好控制。

话本中如此老套的情节，竟然落到她的头上，成为她不可承受之重。

「我原本好嫉妒你，你是皇后最属意的太子妃，是镇北王最疼爱的女儿，而我不过是无父无母的孤女。可后来想想，你跟我根本没区别，你比我还可怜，因为你的命运自始至终都被杀父仇人摆布。」嘉莹满是嘲讽，「可我又好到哪里去呢？我原本总觉得，只要太子喜欢我，再恶毒的事我也可以做，再辛苦我都可以等，只要他心中有我，我就无怨无悔，可自从临川出现，他就变了心，从前那些死生契阔的承诺，他竟只是逢场作戏。我的一片真心捧给他，他弃如敝履。我不过是他用来杀人的刀。」

最爱最恨都是一人，是缘分也是劫数。

似是不甘此生遭遇，嘉莹的衣襟已皆是泪水。过得片刻，她没有再哭，脸颊泪水干涸。

忽然听见有吱吱的声音，经久霉潮的墙粉簌簌地往下掉，一只灰色肥硕的老鼠瞪着眼睛，飞快地从嘉莹的身体上跑了过去。

嘉莹也毫无反应。她不再看清平，也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坐在角落，等待死亡的来临。

空气冰冷，清平鼻端有生冷的疼痛感觉，手脚俱是凉的。

她只觉得害怕，心里发酸，转身离去。

清平心事重重，不防脚下一滑就要摔倒。

小宜赶紧扶住，满是担忧，小心翼翼询问：「县主？你还好吗？」

「我没事。」清平勉强平静了神色，强撑着身子站稳：「小宜，我们回漱玉楼。」

回到漱玉楼，不觉已是斜阳西沉，入暮时分。

清平将小宜和其他侍女都遣出，只留自己一个人待在房屋内。

嘉莹的话，对她冲击太大，她需要好好静一静。

小宜三步一回头，很是担忧，但还是在清平的坚持下下去了。

于是，偌大的漱玉楼，就剩下了清平一人。

空荡荡的漱玉楼，正如清平空空荡荡的心。她说不出是荒凉还是冷寂，捂着胸口，仿佛找不到跳动的痕迹。

没有父母，没有临川，没有臻卿哥哥，只有清平孑然一人。

这样漫长的夜，如此令人忧伤。

忽然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缓缓走来，轻叩门扉，立在檐下，朝她微笑。

是库木。

「你来做甚么？」

「我今日特意求了旨意，是来同你商量和亲的事宜的。」

清平垂头，回道：「我其实怎样都可以，不用同我商量。」

「那就不商量了，」库木又说：「看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？」

清平不解地瞧他一眼，却见他左右张望，悄悄从身后拿出一壶酒。

一股浓冽的酒香弥散开来。

清平一怔：「你拿酒来作甚！」

「小声些，可别叫人听到！」库木慌忙扭头看门外，悄悄掩了嘴道：「这是鄯善新贡的葡萄酒酿，我特意留了一壶，拿来给你尝尝。」

「可我不会喝酒。况且，在宫中若是醉了，成何体统。」

「管他什么规矩体统呢，咱们悄悄地喝了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会发现？」

清平本来还在踟蹰，可此时闻到酒香浓冽，满心惆怅也暂且抛到一边。

听说酒能解千愁，也好。

喝酒就需有个喝酒的样子，清平与库木一起动手，将案几移到庭前花荫下。

月下对饮，极为惬意。

清平心中有事，接连几杯酒下肚，抬头看到月色朦胧。

一样的良夜深宵，一样的月色，曾经却是谁与她相伴？

清平酒至微醺，渐渐脸热话多起来。

「你为何偏偏今日来？」清平已有三分酒意，撑了额头，蹙眉问道。

「你今日，不是去了掖庭吗？心情定会不好。」库木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：「我担心你。」

清平脸色酡红：「库木王子真是手眼通天，这世上可还有你不知道的事？这次又是用钱买通了谁？」

「掖庭负责洒扫的老宫人，曾多次受我资助。」库木回答：「不过你放心，我晓得嘉莹那番话干系重大，因此除了我，再无其他人知晓。」

想起了嘉莹说的那一番话，清平心中悲愤：「爹爹戎马一生、忠诚无二，却被欺至此，这世间，可有公道可言？」

「你预备怎么做？皇后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」

「我知道很难，」清平伏在案上，语声含糊：「但爹爹的仇，我一定要报。」

正待再问她，却见她已呼呼睡了过去。

库木笑着摇头。

却见清平容颜清秀，一如初见的美丽。

月色皎皎，薰风拂衣，一袭胡服的疏朗少年，俯首轻轻吻了女孩的唇。

蜻蜓点水般的吻，足以告慰余生。

睡梦中的女孩却发出声声呓语：「臻卿哥哥，臻卿哥哥，臻卿哥哥.....」

一声声，似锐石砸在库木的心上。

玲珑骰子安红豆。这入骨相思。

终归不是属于他的相思。

库木叹了口气，将她抱到室内床榻，为她轻轻盖上云被。

而后拎了半壶残酒起身，摇摇走出漱玉楼，走过花影绰约处，转过重重的帘门，踏过一条青绿的山石小径。

四下一时寂静，库木仰头喝了口壶中残酒，那天上的月亮，在酒香四溢中，皎皎的月亮也显出了几分凄苦迷离。

澹澹清风中，有人踏着月色而来。

一袭月白色长衫，一柄竹节伞，眉目俊逸，纤尘不染。

正是梅臻卿。

梅臻卿朝库木做了个揖：「多谢阁下愿意相助。」

「不必，我是为了她。」库木的声音略略带着些慵懒和忧郁：「更何况，梅郎君不是答应事成过后，给我一万两黄金？有钱不赚，不是我库木的性子。」

「我知此事艰辛风险极大，只要清平平安，事成之后，我愿意再加一万两黄金以表谢意。」

库木拾起酒壶，摇了摇，倒了一杯出来，细细地抿着，声音悠然：「看来，梅郎君这些年在长安城，可赚了不少钱啊。出手如此阔绰，在下佩服。」

「这些年我拼命赚这些黄白之物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救她出牢笼。她是无价之宝。」

库木将手中余酒一饮而尽，不再言语。

梅臻卿沉默了许久，双眸在月光下越发深邃：「倒有一事，想知道阁下为何转换心意，愿意助我？」

「我曾经以为，我只要坚持对她好，终有一日她会慢慢放下你，可我终是看轻了你在她心中的分量。小县主是个善性的人，背负的东西太多。她当初答应嫁给我，是为了临川，如今

临川已去，既然你是她唯一所愿，我又何苦将她禁锢在身边。」

库木的声音难得诚恳：「你要向我保证，让她过上轻松的日子，那也是临川对她最后的祝愿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我定尽力护她平安喜乐再无烦忧。」

「只是，还有一事。」库木象狐狸一般微笑，悠悠然道：「当时我可是使了不少银子才促成清平和亲一事，事成之后，除了先前的万两黄金，我当初那笔银子，是不是也得由梅郎君补上亏空？」

梅臻卿：「.....」

自从太子死后，皇后彻底变了一个人，成日疑心是宫中有入，谋夺太子之位，害了她唯一的儿子。

从前贤名在外的皇后，开始铁腕整肃后宫，妃嫔稍有获宠，便遭她贬斥。普通宫人被皇上召去侍寝，次日必被她赐药。皇后善妒失德的名声很快传遍整个前朝后宫。

皇上与她的争执怨隙越发厉害，几番闹到要废后.....

皇帝的冷落，是宫中的风向标，虽然明面上人人都还尊称一声皇后娘娘，但除了时令节庆来点个卯，平日谁都不肯往未央宫凑。

后来皇后又找皇帝大闹了好几场，皇帝索性褫夺了皇后掌管诸事的权宜，还将其禁足，不得踏出未央宫半步。

这昔日繁华无二的未央宫，如今已变成冷宫无异。

但清平，却日日都来未央宫，朝夕殷勤伺候，从不见厌烦。

直到出嫁这日，天色未亮，清平便拾级而上，一步步踏上未央宫的玉阶。

高旷大殿仍旧处处挂着祭奠太子的素白垂幔，不知何处吹入殿内的冷风，撩起白幔在阴暗的殿中飘拂。

白衣缟素的皇后立在屏风跟前，散落的长发垂落在身后。

她缓缓回过头来，一张脸苍白若死，眼眶透着隐隐的红，一眼望去不似活人，倒像幽魂一缕。

看到清平来了，她眼神里才有些许舒缓。

「这些日子你日日都来伺候我，本宫看在眼里，实在是感动。」她望着清平，轻忽一笑：「宫里的人只当我这未央宫是冷宫，除了宫人，现在也只有你这孩子肯来陪着本宫。」

清平看着她的脸，话里并无情绪波澜：「父母亡故后，臣女受娘娘照拂这么多年，自然是要报恩的。」

「你是个好孩子。」皇后幽幽说道：「可惜本宫的太子，他走得这般早。」

听闻皇后提及太子，戳中清平心中所藏之事，寒意从清平脚底浮上，一寸寸袭遍全身。

皇后又说道：「不过也好，他再不会恨本宫逼他做他不喜欢的事了。」

清平松了口气：「太子已经殡天，请娘娘节哀。」

「你今日不是要从宫中出嫁鄯善吗，怎么大清早的还来本宫这请安？」

「臣女不来，谁来侍奉娘娘汤药？」清平从宫人手中接过一碗汤药，趁人不备，往那汤药之中，放下了一枚入水即化的噬心丸，而后向皇后走去：「这汤药，旁的人来侍奉，臣女不放心。」

龙纹镶金白玉盏中的汤药乌黑沉沉，氤氲着一团诡异的白色药气。

皇后的心智已经失常，毫未察觉诡异之处，只觉今日的汤药气味格外扑鼻，抖心抖肺地咳嗽了两句，顺从地转过身来，一点点喝完清平手里的药。

没人看见，在这满是素白垂幔的未央宫内，清平分外冰凉凄厉的笑。

亲眼看着皇后将汤药全部喝完一滴不剩，清平便打算告退，皇后却突然叫住她。

「人死以后，是不是就爱恨泯灭，什么都没了？」

清平闻言，指甲不自觉用力掐进掌心，可连这尖锐的痛，也惊不去心头的伤痛。

「死了的人自然不再谈爱恨。」

可活着的人，永远都记得。

出了未央宫，清平麻木地走回漱玉阁。

因着清平是从宫中出阁，此时的漱玉楼已是一片喜红锦绣。

小宜和一个面生的嬷嬷一道迎上来：「哎呦县主，您去哪儿了，今天可是您大喜的日子，让老奴为你梳妆。」

清平闻声点点头，坐在铜镜前。

清平与那嬷嬷对视一眼：「可是库木遣嬷嬷来的？」

「正是，库木王子对老奴诸多照拂，今儿就是他特意让我来给您梳妆的。」

清平点头：「那就有劳了。」

那嬷嬷和小宜一道上手，不一会儿，已将清平收拾熨贴。

嬷嬷梳妆完毕，便躬身请辞：「老奴还要去库木王子那边帮衬，就不耽误县主时间了。」

「有劳嬷嬷。」清平轻声道谢。

炉中乳白的香烟如一脉游丝幽幽，镂空雕花的铜镜映出清平的容颜，若春晓之花，芙蓉面寒。

一袭云锦描金，宛如天边流霞的嫁衣，外罩着极柔极薄的绯色鲛纱，拦腰束以流云纱苏绣凤凰腰带，有芬葩的凤凰花瓣偷偷散进在她宽大的衣袖里，妖冶的裙摆随着微风轻轻起伏，好似涌动无边血色，又似天边燃烧的火焰，从红尘深处滚滚而来，似将燃尽这万丈繁华。

一个时辰后，未央宫远远传来云板的丧音，哀恸声四起，尖锐的报丧声惊破了后宫沉郁的黑夜：「皇后娘娘薨——」

清平只作心里忧伤，将宫人全都遣出漱玉楼，只留小宜在旁。

大仇得报，清平却一下失了力气，那顶凤冠沉重无比的压在头上，让清平几乎直不起脖子。

小宜见状，扶住清平，附耳轻声道：「县主，从今日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」

有泪缓缓从清平眼中掉下，眼泪砸在她的手背。

清平恍惚浮出一丝笑意：「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」

一切冤仇，至今日起，皆归于尘。

金色艳阳下，春色浓丽，檐下芭蕉绿意掩映，枝叶葳葳，簇簇团团宛如绿云，其间有些许粉色的花瓣一蓬一蓬盛开，跳跃在焰焰的日影下。绿肥红丰，满目皆是浓艳娇娆的生机。

正是春始，万象更新。

史载太康二十年三月十一，皇后崩逝，

当天，九重宫内，漱玉楼不妨走了水，熊熊的火光将来救火的宫人拦隔于漱玉楼外。

宫人只遥遥看见，不日即将和亲鄯善的清平县主，穿着凤冠霞帔上了吊。

如此大火，人人都说里头的人必定香消玉殒，宫人皆扼腕叹息。

当天。

长安城内。

死了个戏子。

正是那名冠京华的梅郎君。

死时手里还死死攥着支翡翠龙凤钗。

那钗内刻着五爪金龙，是宫廷之物。

被人发现的时候正倒在月影纱后那半人高的檀木香案前。

影影绰绰的月光泻进来，带着些朦胧的竹影。

倒在地上的梅郎君仿佛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